



書經詳說

午卷一之五
數一百六



旅葵

此篇是史氏記召公告武王之言也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曰旅葵者以見召公因西旅貢葵而作也史氏本序云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故編書者取旅葵二字以名篇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此章是旅葵之本序蓋史氏欲記召公作旅葵之訓故先言此以序其作訓之由也昔者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狄戎莫不梯山航海而至中國與蠻夷道路皆相通也曰惟克商者以見武王克商之未久也曰通曰遂以見遂即不待久也史氏

將叙西旅貢獒必先言通道于几夷八蠻者以見今日西旅之貢皆由先王威德廣被蠻夷通道而然也夷有尊王向化之心而未知中國之君貴德賤物之意一時職貢方物未必皆出於正必有以覘視中國之人君好尚何如耳故今日西旅於通道之後而底貢獸獒也一則表尊王奉上之誠一則覘中國人君之好故召公居太保之任乃作旅獒一篇用訓于武王蓋謂人君好尚不可以不謹好尚出于正則外而蠻夷不敢貢異物內而諸侯不敢異其物近而人君不役乎耳目遠而後世不寶乎遠物也且獒非服食器用之比日用之不可缺者乃珍禽奇獸之類而非土姓也况武王創業之君而廣德威如彼而致貢者之通道今王爲繼世之君可不謹德以服蠻夷而受旅獒之貢使遠人得覘視吾王好尚貴物而不貴德必至廢貢而不至也今日一獒之受雖微而爲君德之累實大迨啓後世異物之貢非貽子孫可繼之道也召公之訓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吁武王爲君不可以獒而可召公爲太保不以細行而不諫後世之爲君者當以武王爲法職任爲大臣者遂通道於几夷八蠻是言聖人德威之被爲甚廣蓋推原西旅入貢之由也西旅底貢獸獒至用訓于王是言大臣訓戒之意爲甚切蓋推本召公作書之由也

傳云太保召公奭也

按史記素隱云奭召公名也太保三公也奭爲太保

食邑於召地故曰召公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此章是史氏記召公告武王泛舉先代明王能謹德而致方物之貢以明旅獒之不可受也曰嗚呼者重其事故先嘆息起其聽也明王泛言古之明王如堯舜禹湯是也古之明王克謹其德不以朝作而夕輟始勤而終怠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不違乎天戒慎恐懼之心無時而或忘操存省察之功無日而或失也如堯之克明峻德如舜之惟時惟幾此慎德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思曰孜孜而克勤克儉湯之顧譏天之明命而昧爽丕顯不遑聲色而不殖貨

利無非明王之慎德也然明王之所以慎德者亦曰德者天所賦之理在我所當謹耳曷嘗必於四夷之賓貢哉但四夷之遠言語雖不通習俗雖異尚不可以刑政齊之不可以勢力驅之其得於天而具於心之理者則無不同未嘗有夷夏之分故聖人謹德於此而遠人自服於彼是以東夷西戎之國非不遠也莫不梯山航海而來賓南蠻北狄之邦非謂近也莫不稽首稱藩而來王也謂之賓者古者天子以賓禮待諸侯諸侯朝於天子大國曰大賓小國曰小賓四夷之來王亦謂之賓也賓曰咸者以見無一方之不以賓也然四夷之來賓豈徒然哉必有筐篚之禮以將其敬也必有土物之貢以表其誠也故四夷之遠

者皆重譯三譯而來貢方土之所產如越裳氏三譯而朝周是也四夷之近者皆執贄鱗集而至獻其土地之所宜如戎狄賓服於漢宣是也地雖有遠近而尊上之心則一方土有異宜而職貢之禮則同獻曰畢獻以見無一國之不獻也四夷咸賓固無遠近而畢獻然所獻方土所生之物亦非奇異之物惟服食器用之常而已謂之惟者以見所貢惟此而已非有異物也如島夷皮服准夷織縞則所貢者惟服可知如淮夷暨魚島夷橘柚則所獻者惟食可見若夫葵夷之縻絲准夷之蠙珠則所貢無非器之不可缺者謂之用者以見所貢不特無異物雖服食與器亦皆宜於日用而非妖服異味奇器以蕩君心之物也

四夷之賓惟在於人君之慎德也畢獻方物亦惟在於人君之慎德也人君能體德雖不期於四夷之咸賓而四夷自不能不成賓也雖不期於方物之畢獻而方物之獻自無異物也苟人君慎德之心或間則雖遠夷之賓者有之彼其咸賓者未也方物之獻或及於珍怪之物豈惟服食器用哉方物之畢獻本於四夷之咸賓四夷咸賓不外乎明王之慎德也慎德者其來遠人之機乎夫得方物無異物之本乎為人君者可不慎德而責異物哉大抵西旅來賓皆武王威德所被固與古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者同一致也西旅底貢亦與古之畢獻方物者同一心也但所貢厥類則與古之惟服食器用者不同故居

公言畢獻方物於先王言惟服食器用於後以見服
焚非服食器用之比固在所不當也王若受之則
物物喪志物欲間斷非純一不已之功將爲大德之
累與古之明王慎德者爲有間四夷之獻有異物亦
與古之方物不同抑將自此以啓四夷異物源源之
貢哉是人君慎德不徒貴於四夷之未貢爲慎德之
至效尤必貴於畢獻無異物而不爲大德之所累訓
以明王慎德者欲其法諸古也戒受西旅之麋欲其
謹諸始也能法諸古克謹其始則不患德有不謹四
夷之貢有異物也大抵此章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是
言人君謹於脩德而遠人無有遠迹至惟服食器用
是言遠人同於事上而所貢無異物也

按無有遠迹卓躍云孟曰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
迹兼指中國之內而言恐不必如此召公作書因西
旅貢麋言明王慎德亦言四夷咸賓無有遠迹是承
上文謂四夷咸賓而遠迹皆獻方物畢獻方物本於
咸賓也中國之貢有定制異物固在不必言雖四夷
不賓亦貢獻也若兼中國而言則侯甸之貢必待四
夷之咸賓而後貢哉况四夷有遠迹如重譯三譯是
也四夷是總舉四方言之遠迹是舉各方言之當專
指四夷爲是

按服食器用一說玄纁絺紵之類是也橘柚菁茅之
類食也羽毛籜蕩之類器用也一說羽毛齒革之類
器也牛馬犬龜之類用也前說猶可後說全非然用

字當服食器用說非器用之用蓋所貢者皆有用之物非是無用徒以為玩好也

傳云謹德蓋一篇之綱領

按此云慎德未言所以謹德是泛舉謹德為綱領也下文曰德盛不狎侮不後耳目至不作無益不實遠物皆言所以謹德之事是謹德之條目也至於夙夜罔或不勤是謹德之功夫也能致夙夜罔或不勤之功夫則德必盛而不狎侮必不玩人玩物不作無益而所寶惟賢也能盡條目之事則德無不慎矣此一篇有三大節此慎德二字一篇之綱領德盛不狎侮以下慎德之條目也夙夜罔或不勤慎德之工夫也新安陳氏曰一篇皆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

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

累大德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此章是召公告武王泛言明王昭德之致分方物于諸侯以明旒黻之不可受也古者明王慎德四夷畢獻方物皆服食器用而無異物故明王乃以分賜侯國以昭其德之致今日西旅貢黻非服食器用之比受之不可分賜侯國以昭其德徒後耳目以喪其志召公於此故又言昭德之致以見旒黻決不可受也王即上文所謂明王也昭德之致昭明其德之所致之物上文所謂方物也昔者明王能慎其德而四夷

慕德畢獻方物於是先王不敢私其貢物之所有而必昭其德之所致分而賜於侯國也然天下諸侯有異姓同姓之分而明王分賜亦有輕重之殊是以異姓侯伯之邦吾則賜之方物以昭其德之所致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是也然明王昭德一致于異姓之邦豈無其故哉亦惟戒之使之無廢厥職維藩維翰而益堅事上之心也夫寶玉方物之貢重者伯叔同姓之諸侯也是以寶玉賜同姓之諸侯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是也然明王分寶玉於同姓之國又徒豈然哉亦必勸之使之同休共戚如周王冢而益厚親親之恩也古之明王分賜於侯國者如此而同時諸侯尊上之心當何如哉異姓諸侯之受

物必曰吾王今日賜方物於我方物者非中國之所有四夷之貢皆由吾王慎德之所致也雖一物之微實君德之所賜吾可易而觀之哉同姓之伯叔而受寶玉必曰天子今日分寶玉於我是寶玉者乃方物之至貴也非中國之所有今賜自天莫非天子謹德之所得也非一王之寶皆君德之所在吾可輕而視之哉明王賜下雖有親疎之等而諸侯重物固無親疎之閒人君始而慎德而能致方物之貢是方物之來可以驗明王之慎德也然而昭德而能使諸侯重方物之賜是方物之錫足以啓諸侯之敬德也為人君者其可不慎德乎此章當以昭德慎德立說大抵此章王乃昭德之致至時庸展親是言明王昭德而分

賜其物者有不同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是言諸侯尊
上以德重其物者無以異

按異姓之邦但曰昭德之致不言物者九方物皆在
其中不可名言也伯叔之國曰寶玉者特舉貴重而
言蓋表異同姓也然寶玉即德之致初非出於方物
之外也故蔡傳總云王者以其德所致之物分賜諸
侯不分昭德之致與寶玉也卓躍云昭德之致雖於
異姓之邦言之而寶玉之分亦惟昭德之致者可知
寶玉之分雖於伯叔之國言之而昭德之致方土之
貢可知矣其文互相備也

按寶玉一說寶玉者先世所傳之物也受於祖宗則
與宗人共之故分賜伯叔之國所以示能守也不可
取

傳云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晉以夏后氏之璜

按此章言昭德之致分寶玉是召公之言古之明王
如此非止文武也蔡傳云如分陳分晉是祖引以為
証非實當如此故云若為告成王之書則分陳分晉
即文武之明王昭德之致分寶玉之實也分陳以肅
慎氏之矢肅慎氏海外國名旁通云武王克商通道
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物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
石磐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
後人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
公滿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
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

美玉夏后氏之玉左傳衛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遠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成王室以伊尹天
子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蔡傳獨
言夏氏之璜蓋取分寶而言大路大旂非寶玉也古
者分同姓以珪王展親也故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

此章是召公戒成王玩人告以慎德之事也夫人有
至盛之德則動容周旋皆中乎禮然彼能無狎侮之
心苟有未至則未免狎侮君子小人也德盛不狎侮
言德必極其盛則能不狎侮也甚言人君不可不慎
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言子凡在

位之臣也小人凡在下之民也夫君子者人之所尊
敬也有道則就無禮則去爲人君者苟不接下思恭
敬畏輔相禮貌或表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
望然而去不與共天祿不與共天職下民不得蒙其
澤則衆人無所歸心安能盡衆人事敬之心哉小人
者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可近不可下爲人君者苟不
誠和小民使之以時畏心或忘則雖微賤畏威易後
然至愚而神皆知怨背不供乃事安能盡其服役之
力哉召公告以慎德之事首以不狎侮爲戒者蓋狎
侮君子小人則玩人矣玩人則息心生敬心滅至於
喪德安能慎其德哉始言德盛不狎侮欲成王知所
勉也又言狎侮君子小人而有罔盡其心力欲成王

知所戒也知所勉則有所慕自不能不慎德知所戒則有所畏自不敢不慎德古之大臣告君何其至歟大抵此章德慎不狎侮是告以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不狎侮慎德之效狎侮君子小人是告以不可狎侮之實也周盡心力是狎侮之言也按西旅貢獒召公作書以訓于王此篇蓋爲玩物而作何此章先戒其玩人下文不役耳目始戒其玩物耶蓋此篇雖爲玩物而作然召公言明王慎德此章曰德盛不狎侮是告以慎德之事人君德盛則無狎侮之心豈復有玩物之失哉苟德有未盛有狎侮之心雖欲不役耳目之好而百度惟真未之有也先言德盛不狎侮蓋推本澄源之論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真

此章是召公戒成王玩物亦告以慎德之事也夫耳欲聽目欲視者此固自然之則然其視聽不能無偏故所好不出於正則誘於物欲之私非慎德也是以爲人君者欲慎乎德不可役於耳目之所好凡百所爲之度皆惟當出於正而已不役耳目者不爲耳目之所好所役也百度惟真者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不役耳目蓋從言耳目之所好受獒是役耳目之一事耳百度惟真蓋從言所爲皆當出於正今不受獒亦惟真之一端也

按不役耳目百度惟真一說謂不役耳目之好故百度皆得其正是以百度惟真爲不役耳目之效非是

傳意不可下故字當有惟字是謂不可下故字耳目之
好百度惟當出於正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章是召公結上文二章之意善成王也玩人喪德
是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喪志是不役耳目之事玩人
喪德者狎侮君子小人則玩戲不敬畏之不敬畏之
則以驕滅敬者德之聚故曰喪德玩物喪志者役
于耳目之好則遷於物欲矣遷於物欲則志不能帥
氣志者氣之帥故曰喪志大抵喪志必至於喪德喪
德豈有能持其志哉亦互義也喪德喪志玩戲之害
也上文曰狎侮君子小人固戒其玩人矣曰罔以盡
心力固告以狎侮之害矣至此又曰玩人喪德蓋謂

狎侮於人豈但無以盡他八之心力且有以喪已之
德喪德則不能慎德矣上文曰不役耳目固戒其玩
物矣曰百度惟真固告以視聽之則矣至此又曰玩
物喪志蓋謂役于耳目豈但所好不得其正且有以
喪已之志喪志又豈能慎德哉故召公上文既分言
之此又申戒之大抵此章曰玩人喪德是結上文狎
侮君子重玩物喪志是結上文不役耳目章
玩字一說玩好非是韻會云玩弄也玉篇云玩戲也
無訓為好若為玩好就玩物上可說謂玩好夫物就
玩人上不可說玩好於人則非狎侮矣玩人玩物是
弄戲之狎侮是弄戲乎人而無敬畏之心役乎耳目
是弄戲乎物而有遊戲之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章是召公告成王內外交脩之功也蓋承上文喪志而言猶云玩物既喪志矣則志當以道寧之夫人君欲慎乎德不可無交脩之功能致交脩之功則德無不慎矣道者所當由之理一言一動莫不有理存焉故召公於存心聽言皆曰以道也志者心之所至之至也然心之所之或生於人心形氣之私或原於道心性命之正苟於所發之時不察合乎道之當否則牽於物欲必至於玩物有不安矣故必精以察之孰爲人心而不可從孰爲道心在所當由一以守之則心安於道不爲物欲所動必不至於妄發無不中矣迨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也罔有不誠

有玩物喪志之失哉是已之志當以道而寧也言首心之聲人之所言也然人之言或有鯁直逆于汝心或有婉順遜于汝志苟於聽受之際不揆諸道之當否則聽納不明惑於便佞必至狎侮君子矣故必揆之於理孰爲忠直之言雖逆心不可以不從孰爲讒佞之巧雖遜志不可以不去則所聽者德不惑於儉邪必不至於妄受而惑讒邪無自進矣將見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左右前後咸懷忠良豈有狎侮君子之失哉且人之言當以道接則制乎外者正有以養其中內外交脩慎德之功是孰有加於此哉蓋亦聖賢相授之心法故召公拳拳以告君也抑論召公曰志以道寧蓋謂受契則志動於物非合乎道是不以道

志也言以道接蓋謂訓戒之言合乎道也不聽是不以道接言也召公此雖是泛言存心聽言之要終實寓不可受褻當聽訓戒之意也大抵此章志以道寧是告以存心之要也言以道接是以告聽言之要也

卓躍云志以道寧即舜受禹曰人心微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貴則邇人安

此章之召公戒成王玩物而勉用賢蓋欲其謹於好

尚也夫人君欲慎乎德可不謹於好尚哉好尚出於正則德無不慎好尚不能謹則德有不慎矣安能格遠人而安百姓哉故召公以三節而致戒之夫遊畷觀逸凡可以縱耳目之欲者皆無益之事也立法制度凡可以成天下之治者皆有益之事也人君苟淫於觀逸恒於遊畷必至於敗度敗禮無以成夫治功夫作無益害有益勢必至也故惟不作無益遊觀之事而亂法度則庶績其凝而治功無不成矣奇技淫巧凡非制度之常皆異物也服食器皿凡切於日用之常者皆用物也人君苟好奇巧之物而賤日用之常物必至於勞民傷財而民有不足矣貴異物必賤用物常相因也故不惟貴奇巧之物而賤當用之物

則惟正之供而百姓無不足矣不作無益不貴異物
其效至於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作無益貴異物乎夫
所以防姦馬所以致遠亦中國之所有也苟非中國
之所產而蠻夷之所貢則南北之風土不同寒暑之
稟性亦異故凡非中國之土性者不可畜而養之飛
者爲禽走者爲獸固苑囿之所蕃育也苟出於山林
僻壤非常用之所急但爲珍奇可以極耳目之娛則
羽毛齒革之貢有定祭祀燕享之需有常故凡珍奇
不可蕃育于國中也犬馬非土性而育之非取其高
大則取其異類也禽獸珍奇而育之非取娛於耳目
則亦在於好異四者固不可育不可育然人君不可
以爲寶也遠物遠方方土所生之物即上文犬馬珍

禽奇獸之類也遠方之物致之不易而得之尤難苟
以爲寶重而愛之則一犬馬若未害也而遠人得以
窺吾之蘊一珠玉若無妨也而遠人得以測吾之中
遠人知人君之好尚在物不在德則有不來格矣惟
不以遠方之物爲寶雖金玉珠之重不足以動吾心
禽獸之奇不足以感吾志遠人知其賤貨而貴德則
雖蠻夷之遠莫不稽首而來庭有喁喁然慕義之心
戎狄之踈迨見重譯而來王有欣欣然尊上之意蓋
人君不患人之遠者不服而患以物之難得者爲寶
不寶遠物而有遠人格之效爲人君其可畜非土性
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哉賢者鍾扶輿清淑之氣具國
家植幹之才可以致君而安民苟不以爲寶而禽受

敷施之則無以承流宣化以安民生脩政立事以綏天下惟所寶不在金玉而在於賢人以天下之賢人置諸左右使之脩政立事列于庶位使之布德而施惠將見近而圻內百姓莫不含哺鼓腹以樂其生遠而侯甸之民皆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也蓋人君不患遠者不安而患不以賢者為寶誠能賤彼而貴此則邇不期而自安矣夫人君一心好尚雖微而民之趨向所賴其可忽而不省乎曰不作不貴不畜不育不寶戒其玩物也所貴惟賢勉其用賢也曰功乃成民乃足遠人格迹人安皆不玩物用賢之效也功成民足曰乃者以見功成民足之難必不作無益不貴異物而後能也遠人格迹人安曰則者以見人君

能不寶所寶則遠人迹人自然而來安也論事物之微言得效之難欲其不敢忽也寶物寶賢之大言得效之自至欲其勇於為也大抵此章不作無益害有益至民乃足一節是言當謹於日用事物之微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至遠人格一節是言不當寶遠方非常之物也所寶惟賢則迹人安一節是言當用賢以為安民之本也

按遊觀為無益則有益皆就事為言之奇功為異物用物皆就服器等物言之草木禽獸不在其中故下文別言犬馬禽獸一說犬馬曰非其土性是外夷之犬馬禽獸不言非其土性是中國之禽獸非一種皆中國所有雖外夷之珍奇亦不可育之禽獸

土性而曰不畜于國中國也中國是對外夷而言則禽獸是言外夷之珍奇者非土性字國字不畜字對不畜字故下文總曰不寶遠物

一說遠物犬馬禽獸別是一項物非是遠物是總上犬馬禽獸而言上文犬馬是舉人家所畜者而言禽獸是總山林所產者而言曰犬馬曰禽獸是分言不可養之物不寶遠物是總言不可養之物不可以爲寶也故上但曰不畜不畜不言其效不寶遠物則曰遠人格蓋謂不畜不畜是不寶遠物則有如此之效是與功乃成民乃是迹人安相對言之不畜不畜字與不寶字微有不同不畜不畜猶云不可畜不可畜不寶猶云不以爲寶也

按犬馬曰不畜禽獸曰不畜蓋犬馬養于人家故曰畜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是也禽獸生於山林非人家之所養但畋獵得而爲苑囿以養育之故曰育文王之囿集註云囿蕃育鳥獸之所是也

按不貴異物是中國奇巧之物也遠物是外夷禽獸珠玉皆是也

按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中國服從可知所寶惟賢則迹人安而蠻夷率服可知大禹謨曰柔遠能通蠻夷率服可見陳氏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故所寶惟賢曰通人安

傳云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按首節與二節皆是戒其玩物爲治之本三節用賢

安民治天下之本也况實賢人則君自不至於作無益貴異物而治功亦無不成民無不足遠人無不格豈但邇人安哉邇人安則功成民足為可見此上二節之意為益切矣而至極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篲

此章是君公告成王以慎德工夫及喻以不可不勤之由也召公既以明王慎德為言蓋欲其君法明王之慎德也既戒其玩人玩物用賢以慎其德至此又告以慎德之工夫不可須臾而或間也曰嗚呼召公更端致告故又嘆息以起其聽也王氏曰此篇始終皆曰嗚呼始欲其勤也夙夜罔或不勤者告之以勤

也勤者德之所由積也蓋一暫止息則怠荒之所自起故人之謹德當致勤於夙興夜寐之際尤不可有萬一之或間也既曰夙夜又曰或字夙夜罔或不勤之所知然亦有時而或間罔或非衆人所不知則無頃刻之不存是慎德工夫在於夙夜也於罔或也蔡傳云或字最有意味是蓋朝作而夕輟固不可謂之勤矣夙夜而或怠又豈可哉必也朝斯夕斯而無時豫怠也而所其無逸也然慎德工夫如此其勤者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細行不可不矜欲矜細行不可不致其勤也勤者矜細行之本細行者又成德之本也苟或不勤則不能矜細行不矜細行將為大德之累矣故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承上文之意而以

見罔或不勤由於不可不矜細行也矜者矜莊以持
守之謂語云矜而不爭之矜字非矜誇之矜也細行
者猶言小德小節也畢命云克勤小物亦細行之謂
也細行者人情之所易忽孰知而矜持之大德者人
心所自安孰知不可累苟不矜細行則一念不謹或
以貽四海之憂一動不勤或以塞無窮之患是細行
不矜終有累於大德也知大德不可累則自不能不
矜細行矣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豈不有所似乎蓋
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也林氏曰世豈有爲山者哉
蓋假設以爲喻也夫爲山有九仞之高罔可謂之山
矣苟但少一簣之士則山爲之不成是不得謂之成
山而九仞之功廢矣豈非猶慎德至於體用兼該義

理充足苟或不勤於須臾之頃則非純亦不已之功
不得謂之成德矣九仞之山譬大德也猶成王也一
簣之士譬細行也猶受釐也知爲山之功不可少一
簣之士則知慎德之工不可忽於細行既知其行無
微而可畧則知工夫不可以或間而採釐豈可受哉
召公此言順而推之不勤則不能矜細行不矜細行
則終累大德猶爲山已成而但少一簣又不得謂之
成矣逆而推之虧一簣之士而廢九仞之功猶累大
德在於忽細行也忽細行在於不勤也董氏曰人君
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之所
以君明臣良也漢文帝無大保之訓而鄰千里之馬
其賢矣哉大抵此章夙夜罔或不勤是言慎德工夫

不可以或間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推言罔或不
勤之由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告以細行之喻也
按功虧一簣或說只是爲山之始初虧一簣故不能
積而至於九仞也非是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章
集註云畜山成而但少一簣耳夫抵此句是承上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而言是德雖至於大但細行有不
謹則不爲成德矣不言山雖成而但少一簣之士則
不得謂之成山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此章是召公告成王蓋勉之以行而期之以效也夫
臣之告君不貴於徒聽其言而必貴於能行其言也
召公棟癸之書言慎德之事非一至於篇終獨以慎

德工夫告之蓋約其旨也又恐成王但聽其言而不
行其言故曰允迪茲茲者指罔或不勤矜細行也是
欲成王行其言而致其勤也既欲行其言矣又勉之
以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之效者又欲成王勉力勸
而力致其勤也人君一身萬化之原苟一念不謹或
以貽四海無窮之害今日受癸是實遠物責異物不
有恤民之心民有不足不安也而欲生民保厥居者
難矣必信能於夙興夜寐之際罔或不勤則德無不
慎不至於狎侮小人不貴異物而所寶惟賢也這見
小人得以盡其力民乃足而邇人安夫生民保厥居
者然也保厥居安居樂業之謂與相協厥居居字不
同苟一日不謹或以基千百年之患今日受癸追啓

子孫玩物之心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而欲惟乃世王未之有也信能矜持細行不累大德則德無不成將見四夷咸賓畢獻方物可以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使無替厥服分玉于同姓之國使時庸展親自無玩人玩物之失而有存心聽言之要不作無益害有益而治功無不成矣是以垂統後世保治無窮而王業其有不永者乎惟乃世王猶云惟汝世世爲王也召公上文告之以勤又以爲山爲喻此勉之以行而以保居世王爲勸者蓋人之一心出入無鄉放失之易保守之難小有放失則前日之功俱廢實用其力則後日之效無窮論慎德工夫必極於細微使知所勉論慎德之效必期之以遠大使知所勸其格心

之訓歎抑訓召公立言之序先曰允迪茲後曰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者必有其功斯有其效故必信能行之然後民生安而王業永矣又先曰生民保厥居後言惟乃後王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必民生安而王業永也大抵此章曰允迪茲是勉之以行也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是期之以效也

按允迪茲或謂王氏曰茲謂此一篇之言恐未可取無逸篇末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者是指上文一篇而言此若曰嗚呼允迪茲則可謂是一篇之言又君奭篇末公曰嗚呼云云祇若茲茲者此告是指上文一篇之言此允迪茲若連上嗚呼爲一章則可謂是一篇之言今召公既嘆息更端告以慎德工夫

蔡傳又以允迪茲自爲一章則茲字是指慎德工六
而言蔡傳又云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謂之毫髮猶
云細微蓋指細行也猶曰苟於德有細行之不謹也
德有細行之不謹則理有毫髮之不盡矣
按此篇叙於洪範之後金縢之前况此篇首曰惟克
商金縢篇首又曰既克商當爲告武王會選今用告
成王則是簡篇錯亂故在此

金縢

此篇是史氏記周公爲武王禱病及成王迎歸周公
之事也曰金縢者蓋取篇中金縢二字以名篇歟金
縢也縢緘也用金爲縢以匱故名其匱曰金縢以金
緘匱敬重卜筮之事也

傳云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
按篇中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至我乃屏璧與珪
是冊祝之文也事是冊祝請命之事也始末者自篇
首至翼日乃瘳是叙冊祝請命事之始也自武王既
喪至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伐武王之說王執書以
泣是叙冊祝請命事之末也不日記而曰叙者次序
也冊祝請命之事有始末始末有先後之序故曰序

以冊祝之文與事之始末合為一篇者雖非一時但始末相因故合為一篇也

按此云叙其事之始末與篇終傳云以見請命事之首末一也此因名篇之義而言以見篇中所載之事彼以編書之意而言以見請命事之相因也此雖不云請命蓋蒙上文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也彼上無請命代死之意故曰請命

一說此云叙其事之始末是叙周公居東迎歸之事也篇末以見請命是首末是就請命上說非是若如此說蔡傳此何不曰并叙其避居東都之始末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此章是史氏叙周公所祝請命之由也周之代商自

武王始也曰既克商以先受命易姓之初也曰二年以見得天下之未久也得天下未久則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細非若繼世之君王業固人心歸而天下定又有嗣子足以代立雖有姦雄安敢窺伺其神器哉今武王才克商二年而成王又幼且有服豫其時亦殆矣故周公恐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遂請命三王以身代死之死蓋周公請命代死非為武王一身死生計也為生民社稷安危計也為一身計則死生有命不可禱也為生民社稷計則迫切之至情不能自己也厥後武王崩周公不復請命代死者是時天下已定成王已長亦以死生有命不可禱也是始為武王請命蓋輸危急之至情後不為武王禱者蓋

守死生之定理故史氏欲周公請命代死之事必先託其克商之未久蓋表周公所以請命代死之故也

二公曰哉其為王禱

此是史氏述太公召公之言以起周公自以為功之說按二公之卜必無冊祝之文但命筮卜之人以下武王之安否也周公之卜未卜則先冊祝以告三王然後命卜筮之人以卜武王之安否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此是史氏述周公卻二公共卜之言也素隱云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為公且采邑故曰周公太師三公也時且為太師故曰公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禮壁乘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此是史氏叙周公築壇告神之事也公乃自以為功者猶云周公乃自別為一等事功為武王卜不與二公同也非為共二公共卜則功歸於二公乃卻二公之卜而為自己之功以誇人也築壇策祝請命代死皆自為功之實非與二公但卜武王安否之比也為三壇同壇不言某方某向者蓋壇必在北自南向故下周公所立之壇恐人亦以如三壇之向故曰南方北面以別之周公卻二公之卜以為不可以武王之疾戚於先王自為壇以告三王非有戚乎先王乎蓋先王是總指周家之先王以事於宗廟自太王以上至后稷者也三王雖是先王之列然於武王為考服

之尤親者故周公卻三公之下恐其武王之疾感子
遠近之先王故自爲壇冊祝專告三王之尤親者必
有感痛於心而保護武王非但先王之遠者之比且
此雖告三王又獨拳拳於文王也文王武王之父又
非太王王季之比也以此推之則周公卻三公之下
不自以戚于先王自以爲功而專告三王之意可見
按子疾病子路請禱而孔子拒之此武王有疾而周
公爲壇禱于三王武王不拒之何耶蓋禱者臣子迫
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于病者而後禱也
子路未禱而先請于孔子故拒之周公爲壇告于二
王蓋不請乎武王武王有不知其禱也故不拒之若
當時子路不請而禱孔子豈不拒之乎按孔子曰立之

禱久矣集註云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已
合於神明故無所事此禱也周公爲武王禱武王有
過無善素行未合於神明乎蓋子路之禱禱於天地
神祇以祈神之佑也故孔子告之以不必禱也周公
之禱請命於三王以身代武王之死非祈鬼神之佑
也故在所當禱不可謂武王有過無善未合於神明
而禱神祇以遷善歟

傳曰築土曰壇除地曰墀

築土是築起其土使之高於平地也除地是除治壇
下四面之地使之平也

傳云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

王

古者祀神始告之時以圭璧薦於神坐圭璧皆禮神之
之物也雲漢之詩云圭璧既卒註云圭璧禮神之玉
也卒盡也圭璧用已盡矣周禮裸圭以祭祀先王出
春官與瑞裸之爲言灌也裸用鬯鬯之酒灌地以降
神也圭謂之裸圭者圭頭爲盤以祀鬯裸祭曰瓚瓚
柄爲圭長尺有二寸故圭曰裸圭按蔡傳以圭璧皆
爲禮神之物既引詩言之說又引周禮裸圭之說又
與詩異旁通謂蔡氏引周禮以圭爲裸圭而遂不容
解秉字要之周公當時亦無酌酒降神之事當依孔
註以爲周公秉桓圭以爲鬯爲是林氏曰植璧於壇
以秉圭於手植璧於壇是禮神也秉圭於手是執圭
爲鬯也

傳云如下文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
下文所云是下冊祝之辭也有不得盡焉者二公之
卜不過卜武王安否而已豈若周公愛元之切危
之急忠臣懇懇於祖父之前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歟
故冊祝所云之意非云二公之所得盡焉周公之卜
則冊祝請命以身代元之死非二公之所得盡則與
二公共卜武王安否之事不同是周公自以爲功也
傳云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

或曰周公與二公禱於宗廟則致上下喧騰人心搖
動而特爲壇壇大勞人力反致上下不喧騰人心不
搖動何也曰武王病甚惟周公親弟知之若與二公
共卜則二公及在朝左右之人皆在執事是上下喧

騰也又二公及在朝執事之臣皆知武王病甚且得天下未久是人心搖動也今周公雖勞人力築三壇然自卜武王之病不勞在朝臣故上下不喧騰也且衆人亦不知武王病甚故人心不動搖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甚之身

此章是記周公先王之祝辭也曰武王太王之孫文王之子獨曰元孫者取太王之尊者而言猶今祠堂合祭高先祖考而祝版獨云孝玄孫耳林氏曰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壁與珪即冊上所書祝辭之全文本用武王名後記載者諱名以某字代之

按祝辭固通一段蔡傳分爲四節者蓋傳以釋經其中各有意義疑難當就各節訓釋詳其文意此節是言武王之病也予仁若考一節是以已之才可以代武王也乃命于帝庭一節是言武王有安天下傳後之責任未可死也今我即命於元龜一節是言卜筮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此亦是周公告先王之祝辭也言已多材可以代武王之身蓋欲代其死而執事於先王之左右也新安陳氏曰元孫不若旦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

周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此章亦是周公告先王之祝辭言武王任大責重未
可以死也夫天之立君使之寵綏四方也君受命以
佑民則能垂統後世使天下皆敬畏之今武王受命
爲天子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三王後世之
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皆敬畏任大責重如此未
可以死也若死則無以敷佑四方而生民塗炭無以
定爾子孫而宗社傾危四方之民無所奉戴而敬畏
之三王當無墜失上天所降於武王之寶命保護武
王使之不死則用能定爾後世子孫而我先王之宗
祀亦有所賴以存也苟不保護而令之死則王室不
安宗社傾危安能永保爾先王之祀乎周公既言而

又嘆息申言之無非欲三王保護武王也觀其諸侯
皆商賜周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則武王受命於上帝之庭者可知觀其祗承于
帝以遏亂略肆于東征綏厥士女散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則武王之敷佑四方者可知其
曰定鼎于郊廓而卜世三十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
後人非能定爾于下地乎其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萬姓悅服非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之謂乎
厥後武王疾瘳不死則三王不墜天之寶命可知歷
年八百而先王之祀永有依歸可見矣乃命字周武
王所受者天所降之寶命天所降者降於武王也子
孫非謂武王蓋指後世之子孫也定爾子孫對乃命

于帝庭言武王受命于上帝用能垂統於後世四方
之民罔不敬畏對敷佑四方言謂武王布文德以佑
助四方用能使四方之民敬畏之謂之用能是用乃
命敷佑而後能定子孫使民敬畏也無墜天之降寶
命又對乃命于帝庭言謂武王天既命之爾三王當
保護之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又對定爾子孫于下地
言謂武王能定子孫然後先王之祀永有依歸也永
定爾子孫言有子孫然後永也天抵此章自乃命于
帝庭至罔不敬畏是言武王一身任大責重未可以
死也嗚呼至我先王亦有依歸是言三王當任保護
之責不可以死也

按定爾子孫或曰子孫指武王也謂三王用能垂統

子孫武王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之非是定
爾子孫若就三王言之按初言定爾子孫又曰四方
之民罔不敬畏至於申言獨曰我先王亦有依歸自
蓋先王之祀三五之所係也舉其切者言之欲其急
於保護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章亦是周公告先王之祝辭也今我即命于元龜
者蓋我既冊祝告爾三王矣今我又就命于元龜以
卜也周公既告三王又命元龜以卜者蓋三王之許
不可知但卜龜之兆有吉有凶吉則三王之許可見
凶則三王之許可知故周公既告而又卜之謂爾三

王若許我之請而保護之則我以禮神之珪璧以歸而俟武王之安也卜兆吉武王安則是三王之命周公也爾三王若不許我之請使武王死則周之王業必至廢墜我有不得事神矣我乃歸藏其珪璧也珪璧即上文植璧秉珪璧也

按此章二命字不同又皆與上文乃命寶命命字不同命字是周公命卜之命也爾命是卜兆告告三王許周公之命也

按洪範稽疑有卜有筮此獨命元龜者蓋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周公請命三王亦事之大者又古者卜筮不相襲

按周禮大卜作龜有八命一曰卜征伐二曰命卜災異三曰卜予人物四曰卜謀議五曰卜事成否六曰卜人至否七曰卜雨否八曰卜病瘳否故周公卜武王之疾是八曰疾瘳之命也後成王因雷風之變而穆卜是二曰卜災異之命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此章是史氏記周公卜武王病占龜之兆也凡卜必立三人以相參考洪範稽疑曰三人占是也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三人卜則用三龜也三人卜龜而三人之兆相同故曰一習吉卜取習吉者卜筮以象論為公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也籥緘屨之鎖籥也書占卜兆吉凶之書非記告神祝辭之書也周書春官卜師辨龜之四兆謹云開出其占書也

金縢開篇見書此之謂歟蓋卜既告吉矣又啓金縢之匱取其占卜兆吉凶之書而觀之以質今日所卜之兆則書中所載某兆爲吉正與今日所卜某兆相合是乃并是吉也是者今日所卜之兆也并是者猶云卜兆之占書并所卜之兆也

傳云開篇見卜兆之書下
按此云卜兆之書是載卜龜之兆某兆爲吉某兆爲凶之書冊蓋卜者既得某兆又取占書以質所卜之兆而定其吉凶也下云卜筮書又云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是專書祝辭之冊與卜兆之書不同下雖曰啓篇見書者啓此匱也是釋金縢匱之所由立也蓋金縢之匱所藏必有二項書一冊是專載占卜

兆之辭辭也周禮卜師註云開出其占書是也一冊是專書每卜告神之祝辭也周禮占人註云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也及兆冊繁其禮神之弊而合歲焉是也或者不知王與大夫盡并以啓金縢之書猶此啓篇見書也故以此書爲見前日告神之書殊不知啓金縢之書是記祝辭之書下文曰乃得周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觀之可見若謂見前日告神之書則乃并是吉爲不通前日所卜必自是一事豈皆卜彙事有不同而兆意亦異苟前兆雖吉豈可以占今日之事乎大誥朕卜并吉新安陳氏曰并吉如金縢乃并是吉指龜與占書并是吉耳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侯能念予一人

此是史氏記周公視卜筮而知其吉之言也。体者兆象也。体有吉凶。卜龜有百二十体，分為四兆。既卜三龜，一習吉，開筮見占書以質所卜之兆，又并是吉，故周公視卜兆之体而曰：此兆体吉也。武王之疾，其無害也。卜既告吉，是我小人新受三王之命也。永終是圖，蓋圖天下之安耳。今受三王吉兆，而使武王瘵，是永終我是圖也。我其歸以俟武王之安，是三王能念我武王一人而保護之也。

按旁通云：薛氏曰：体與詩云爾卜爾筮無咎言体字同。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墨卜人占拆，然以詩証之，則卜看兆体亦可通上下言之。

公曰：乃納冊于金，勝之，匱中王翼曰：乃瘵。

此史氏記周公歸及武王病瘵之日也。冊是書告神視詞及所卜兆之冊，非占卜兆吉凶之書也。或曰：周公始以身代武王死，今武王瘵而周公不死，何也？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瘵而公不死者，天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是史氏叙周公避居東都之由也。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不知周公之心，謂成王幼，周公得以代立，以己為武王之弟，周公之兄，當代立，故與羣弟蔡叔、霍叔造作流言於國中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

謂周公將欺成王孤弱而代立有不利於成王也一則以危懼成王使成王疑周公而不任之一則動搖周公使周公惶懼而不安於位也周公去則已得以代其攝政則可以代立也管叔雖流言將不利於孺子實自欲不利於成王也管叔名鮮封於管國謂之叔者成王之叔父也孺猶也齊通云按稽古錄成王十三即位聞流言所謂五月之童也古稱孺子

按上文曰王翼自乃多此童繼云武王既喪者蓋此童與上童不相連也今按之春秋史氏欲記成王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故先言此以發其由也上文與此

下固非一時但請命之事猶因故合為一書也按蔡仲之命歷言三叔此獨言管叔者蓋管叔為羣

弟之長於周公為兄故史特言以著其罪之尤者蔡仲之命是歷言其罪之輕重

傳云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覲覲

按覲覲是覲覲天下非覲覲周公也覲覲會云希幸欲得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武王之弟宜代立今得攝政在他人已疑周公固覲覲而欲鄙周復商業也况管叔是周公之兄周之子孫非他人之比也謂若以弟立則在我不在周公是以尤覲覲欲得天下而窺伺神器也尤字對國字言

傳云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大誥傳云書言武庚而不及管叔者為

親者諱

按武王克殷以族際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今
武庚商之子孫流言於國固其宜也然實三監有以
倡之苟三叔無疑周公之心而篤親親之恩則武庚
之言安敢出口管叔輩第周公之懿親也而流言大
不可今三叔既監之而又與武庚流言是周公居東
實由三叔之流言也故史氏將叙周公居東但言管
叔不及武庚是深著其罪也又按管叔死武庚流言
於國而周公大誥天下直以伐殷為事者蓋名其為
賊以正其義而欲天下知罪在武庚而一乃心力以
致討也苟三叔非武庚為之藉則流言亦難出口而
自親戚之畔哉流言雖皆三叔而實由武庚欲復殷
業而反鄙周邦耳苟并言三叔則天下皆曰罪在三
叔而釁端實尤兆於王之宗室將盡責其自反而不
肯於用力也故周公但言武庚而不言管叔為親諱
也然則金縢言管叔而不及武庚者深著其罪史氏
之真筆也大誥言武庚不言管叔為親者諱周公忠
愛之心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此是史氏記周公避居東都之時也會選與蔡傳異
會選云辟君也如朕復子明辟周公聞流言乃告二
公言我若不利孺子則是我有無君之心我無以告
我先王於地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此是史氏記周公居東之時事也居東居王國之東
王肅云東洛邑也罪人者流言之罪人也斯得者傳
云遲之之辭也遲待也之罪人也猶云待得罪人之
辭也成王聞流言未知流言為誰但緩以待罪人之
在誰也至周公居東二年之後則始知流言之罪人
在管蔡也是成王緩待罪人為誰而得罪人在管蔡
耳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

此是史氏記周公居東之時事也于後居東二年罪
人斯得之後也鷓鴣詩見豳風成王既知罪人之為
管蔡則疑周公之心十分已去四五矣然亦未深知
周公也故得鷓鴣之詩未敢誚讓以責周公曰爾既
不利於我今又為詩以貽我乎然雖未敢責公亦未
能悔過而迎周公以歸也但未敢誚公亦悔過之根
本歟

按鷓鴣詩意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
室也詩書皆同但作詩之年月詩書有異此金縢以
周公貽武王鷓鴣之詩是避居東都之時也朱子詩
傳以為周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蔡武庚其
後乃作鷓鴣成王得詩文感雷風之變迎公以歸乃
作東山之詩與此不同劉景通釋朱子曰此蓋用孔
氏書註弗避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辯其不然以為當
後鄭氏避居東都而於詩則未及改
按鷓鴣詩小序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鷦鷯馬朱子云此序以金
滕爲文最爲有據

秋大熟未獲天乃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巧自以爲功
代武王之說

此章是史氏記天變以表迎周公歸之由也秋即居
東二年之秋也王與大夫盡弁者皮冠也按周禮春
官司服云視朝則皮弁弁服蓋此卜筮非在宗廟別
有一處故但以視朝之服曰王曰大夫則公卿在其
中王與大夫盡弁蓋弁冠皆同但其上所飾之王有
等級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
亦宜之

此章是史氏記成王感天變悔悟親迎周公歸之事
也執書是執昔日周公卜伐武王死冊祝之書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斯偃
盡起而築之

此章是史氏記成王出迎周公之事也周公居東成
王不知周公之心天大雷電以風是彰周公之德也
成王感悟親迎周公之歸天乃雨反風是應成王之
心也感應之速有如此耶夫陰陽逆則風陰陽順則
雨上文但曰天大雷電以風蓋未雨是天怒陰陽逆
也此曰天乃雨反風是始雨是天喜陰陽和也所偃

非木之偃是木爲木所偃也盡起而築之是拔起爲木所偃之禾也蓋凡禾非爲木所偃者反風則盡自起不加人力也凡爲大木所偃反風吹不起者則邦人盡扶起而築之是加人力也

按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傳無明釋或謂孔氏曰木有偃者拔起而立之林氏非之謂凡禾爲木所偃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今按上文曰禾盡偃此曰所偃二字相應謂之所偃是禾爲木所偃也若謂木偃則當云凡所偃之禾盡起而築之况木無與於大熟又大木既斲矣則非特偃耳偃如草偃之偃木猶著也但禾小靡猶可扶起而生之按韻會云攻而舉之言若拔木然是根已不着土豈可築而生之林氏之說爲是

傳云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頭晦也

按金縢一篇自是二截事但請死之事相爲始終故併載之自首篇至王翼日乃瘳是請命事之首也自武王既喪以下雖非請命之事然皆推原得周公請命冊祝之文是爲請命事之末也金縢書是金縢匱中所藏周公冊祝之辭也自篇首至王翼日乃瘳是金縢書之晦也謂冊祝之事藏於匱中人所不知也自武王既喪至篇終金縢書之頭也謂之頭者冊祝之辭至成王卜風雷之變而始知之也

大誥

此篇是史氏記周公傳成王之命誥諭天下以伐武
 庚之言也曰大誥者蓋取篇首大誥二字以各篇以
 見布告天下非特對一國一人而言也韻會云誥告
 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周書五誥是也此是成王發
 下而誥衆也周公承王命東征武庚又傳成王命大
 誥天下者聖賢奉事必先誥諭多方所以昭大公而
 一衆志也陳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
 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
 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而任他人
 武庚雖欲反而不敢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誥', '武庚', and '周公']

少遲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替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章是周公傳王命誥天下以伐武庚之由也此篇
雖爲成王大誥天下實周公之言也謂之王若曰以
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
成王在上爲天子號令雖曰已出必稱王命以誥也
多邦多方之諸侯也御事凡有執事者皆是也多方
舉其大御事舉其小合小大而誥之天下非一國也
故曰多邦臣職有大小故及於御事即下數章之邦
君御事也武王革商之後邦國未固民心未安武王
遂喪是天降害於周家商不少延武王之壽也武王
務商皆曰受天命及得天下六年之後周公以爲天

降割者武王勝商固天命之壽終而死亦其命也不
可謂武王死也是天不佑之但周公大誥天下以感
勤邦君御事憫周之心故謂之降害無疆猶言無窮
武王創業不惟創之於始且垂統於萬世不惟期
之於今且欲傳之於萬年也歷者歷數帝王相承之
次第也得天之歷數尊爲天子非但諸侯大夫九命
八命而已故曰大歷服者謂歷數要荒之五服奄有
四海而天地莫非其有非但百里七十里而已故曰
大服無疆大字當貫歷服言猶言嗣無疆大服也昔
者武王固可膺大歷服毒諸無窮今大歷服王以幼
冲之主嗣守無疆之大業可不有安夫民乎今也三
監叛亂四國流言民生有不安矣苟不發明義理察

時勢討叛伐罪經斯於攝之中是不能造明哲
導民於安康是人有所未盡而况言其能至知天
命之眷固乎安命者格知天命之本也此數語皆相
因造哲者迪民康之本也迪民康又格知天命之本
格知天命又嗣無疆大歷服之本也何則未有不能
造哲而能導民之安未有不能導民之安而能格知
天命也未有不能格知天命而能無疆大歷服也
大抵此章大詰爾多邦至不少言武王受命創
業之未久而有武庚之亂也洪曰我勿冲人以下是
言成王當盡繼述討叛以安民也
按凡言御事於多邦之上則天子也凡言御
事於多邦之後則御事也

傳云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

按此言弔恤也詩節南山二章傳云弔愍也謂不見
愍弔於昊天矣二傳訓弔字有恤愍之不謂其文意
相類故曰猶字

傳云善明哲也

按柔民詩四章云既明且哲傳云明謂明於理哲謂
察於事此造哲當為明義理察時勢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此篇是周公言當盡繼述之責兼行未討以開邦
君御事危懼之心也

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蠹

此篇是用公誥衆之辭也蓋因下文將言伐殷卜吉
之事故先發此以見之不可違也竇龜紹天明者
上天有吉凶之明命以示人然其道幽冥無以傳其
吉凶之意惟龜爲神靈之物能傳天之吉凶明命天
命者上天有吉凶之明命故國有事則卜龜以占其
吉凶是龜紹介乎天明也成王以伐殷之事稽之於
卜固告吉矣恐邦君御事以爲卜未可信故此先謂
武王昔日遣我大寶龜之時我即命卜人占龜以
國運而當時龜兆已預告曰後日有大報之吉乎
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靖矣今武庚之蠹亦
妄動也則昔日之卜可驗如此今日之卜其

所以斤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也大抵此章寧王遣
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者是武王述昔日命龜之事
有之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是昔日卜龜之兆詞
也越茲蠹是今日武庚背殷以見卜兆之驗也
按此篇曰寧王者五曰寧考者一寧王是自成王對
邦君而言故曰王寧考者是自邦君對成王而言故
曰考

傳云紹介天明

紹繼也介如賓介之介傳命者也天有明道龜傳之
以繼天示人之吉凶也

聘義云紹而傳命介相繼而傳賓主之命繼天之傳
天命以示人也紹介猶云繼介

今蠶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此章是周公告邦君卜伐殷之吉人君之治天下國有大事必稽諸人而卜之神今也武庚蠶動民之賢者皆願從遊於石矢之間以輔我去定商邦而繼武王所圖之功也民之輔我不惟一賢且有十夫也十夫輔我是稽諸人而人無不從也我有戎商之事知其休美者蓋卜之龜而龜兆并吉也卜定於龜不惟一吉而且并吉也朕卜并吉是卜之神而神無不從也民獻曰十夫以見人之衆也朕卜曰并吉以見吉之重也太抵此章民獻有十夫至寧武圖功是言得民心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是言得天心也天人合應以見伐殷有必克之理也

歸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道播臣

此章是周公之辭也
吉之故以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遠卜

此章是周公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遠卜之言也小子是邦君御事等之目稱也考翼是邦君御事自稱其父老敬事者與下章厥考翼不同也下章厥考翼是成王自稱我武王之敬事大臣也武王欲伐武庚而邦君御事嘗言其事艱難重大又謂及我小子

之父老敬事者皆曰不可征王何不違卜而勿征乎
故成王上章告以卜吉之故此章又舉邦君御事之
言如此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綏予曰無惑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章是周公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永思艱承上文
艱大而言謂爾邦君御事皆曰艱大矣故曰我亦永
思其事之艱大但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可哀也豈
可以爲艱大而不征乎然我今日之所爲誅伐武庚
皆天之所役使非一己之私爲也以見奉行天討是
天吏也大抵此章肆予冲人至不卬自恤是以大任
責之於已義爾邦君以下是以大義責之臣也

傳云四國蠢動

按四國是指三叔武庚之四國非謂天下四方之國
也多方云告爾四國多方傳云諭四國放民而因以
曉天下也三叔武庚之國皆殷民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
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章是周公告以必往伐之意也蓋承上文王曷不
違卜而言上文邦君御事欲王違卜故成王此章又
告以卜之不可違也不敢替上帝命是示以伐殷之
決也又言昔者天眷武王以有天下而武王惟用卜

以受命我今欲伐武庚可不用卜而違之乎又今天
之相佑下民凡所避凶就吉而小民亦惟用卜而得
也我今日欲伐武庚其可違卜而不用乎成王既以
先王小民以明龜不可廢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既
協朕卜并吉其可畏如此者亦豈有他哉蓋輔弼我
有周莫大之基業也其可違卜而不用乎不敢替上
帝命一句與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相因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是帝命武王也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
命是武王不替上帝命也今天之相民是帝命小民
也矧亦惟卜用是小民不替上帝命也今天明畏弼
我不丕基帝既命我矣我小子其敢替上帝命乎大
抵此章不敢替上帝命一句為綱領下之定明不可
替之實也天休于寧王至克綏受茲命是以昔日上
而先王不替上帝命告之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是以今日下而小民不替上帝命告之天明畏以我
今日所以不敢替上帝命也
按此天明畏與臯陶謨天明畏不同事陶謨明畏二
字猶好惡也此明字天之明命即上文紹天明也畏
字言天明之可畏也亦與臯士蓋惟天明畏不同多
士惟天明畏明字言天畏之惟明也畏字言天畏之
昭明可畏也畏字畧同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命寧王若勤哉天闕罔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交邦君
天棗悅辭其考我民予焉美不于前寧人圖功微終天亦

惟用勳勞我民者有美于身不于前寧人故受休畢
此章之用公專美者臣懼於征伐告以不可不終武
功之患也成王夫誥天下前既歷稱多邦庶士御事
而衆考之至此又專稱舊臣而專告之以寧人之事
功不可不終者蓋謂今日為邦君為御事者有從事
武王昔日之舊臣也故特告之欲其知所愧也又必
曰爾大能遠省前日武王伐商之事又知昔日武王
撥亂反正拯斯民於水火之勤勞者蓋謂在他人為
邦君御事不及從事武王不省前日之事武王之勤
憚於征伐猶云可也爾既遠事武王能省前日之事
又知武王之勤何為今日憚於征伐矣可哉今日殷
民蠢動害及鰥寡德教有所不及固為否閉不通矣
征伐之事又非輕舉永思艱哉是為艱難而不易矣
是雖上天闕咎乎我實天仁愛於我成功之所任也
何則人之有德善術知者恒存乎厥疾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操心危慮患深而
卒無危患是闕咎我成功所之謂也天既以闕咎使
我成功我思寧王昔日所圖弔民伐罪之事固當遵
述之今武爽不靖我不敢不極卒其所圖之事也極
卒其事則為善述其事矣不卒其事則武王伐商安
民亦荒矣化者化其不欲征之固端誘者誘其順從
以征後天輔武王伐商豈得詩然命之哉蓋民心之
所在即天意之所在也人心則知天意今民獻十
夫予冀以為可伐是天輔我以誠信之辭為可見肆

予大化誘我交邦君一旬當黃下二句說成王又謂
寧王之圖事我國當寧之若前人之圖功受休寧不
賴我後之君臣有以終之乎觀夫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昭武王惟冒丕車稱德則前寧人之圖功爲何如
哉故我今日化誘爾交邦者亦以天輔我誠信之辭
考諸民報十天而可見我何可不於前寧人所圖之
功而終之使之光于當時垂之無窮乎今三監背叛
不能討平而失其先王所致之疆土是我後人不能
終其所圖之功也休天休滋至之休以承天休之休
觀夫庶邦豈君受命于周非前人所受之休乎故我
今日大化誘爾交邦者亦以見四國勤勞我民若人
有疾在心必速攻治我曷敢不干前寧人所受之休

美而畢之使其世世享德與國咸休乎今四國蠢動
不征伐之使國家傾喪是我後人不能畢其所受之
休也上節曰寧王對我成功而言下二節曰前寧
人對交邦君而言此章以三天字對二予字以見我
之所爲皆順乎天上文曰予造天役是也大抵此章
雖曰寧王圖事前寧人圖功受休之不同然皆王於
不可不成武功之意故下文又申喻之
按寧王曰圖事寧人曰圖功曰受休畢者伐商救民
之事今成王而功見矣事足以該功故上文有曰寧
考圖功寧人曰圖事非大臣之所舉行大臣但輔以
成功耳功既成必膺封受爵而有休美故先曰圖功
後曰受休或曰下章傳云按此三節申喻不終武功

之意則此三節皆言當終武王之功雖曰前寧人之
圖功受休休是天眷皆就武王說非是下傳雖云不
可不終武功非謂不可不終威武之功若謂武王之
功傳者何怪於一王字况此章傳分明以寧三寧人
並言之豈可謂皆就武王說且受休與下文天休乎
前寧人相同觀湯誥侯邦有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公告召公亦曰天休滋至則邦君膺封受爵皆天
之休豈必天眷奄有四海然後謂之休乎書說或以
卒王圖事是言天意也終前寧人圖功是又言天命
也畢前寧人受休是言天討也事以所行言如戡定
禍亂之事也功以所成言如戎衣大定天下之功也
休以所受言如登太寶之位為天下君也皆不可取

王曰若昔朕其遊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此章是周公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也上文既告
以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至此又
申喻以曉之也艱日思又上章來思艱也上文總告
邦君御事日思艱難此章專言舊臣故又曰艱日思
蓋亦重其事也成王謂我昔日欲伐武庚我亦謂其
事之艱而日思之非輕舉也然先王之事功固已成
之於始无必賴乎後人有以成其終也不可以事之
艱而不征之以作室喻之武王定天下列爵分土固
有定法如父之作室既底定其廣狹高下矣今三監

背叛不能討平保其基業况能脩明其典章法度於
無窮乎是猶子不肯爲之堂基况望其肯爲之構木
以造室乎又以耕田喻之武王撥亂反正除殘去暴
如父之耕田既反土而去草矣今武庚不靖不能受
戮如農夫之去草不絕其根本况能不忘武王之天
功乎是猶子不肯爲之播種况望其肯爲之刈穫乎
考翼即指作室耕田之若考厥父也此武王後嗣即
指厥子比成王也若考厥父既底法而舊矣厥子乃
弗肯堂弗肯播者如此其若考厥父其肯曰我有後
嗣弗棄我之基業乎今我不能伐殷以終武王安天
下之功是不肯堂不肯播矣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
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厥其基業矣前人既在武
功於其始者如彼後人復當終達成其終者如此故
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所受之大命乎
耕田作室當以始中終論之底法而舊往曰武王之
始事也肯堂肯播今日成王之中事也肯構肯獲延
綿國祚後日之終事也以肯堂肯播而為重所以全
其始而成其終主意又在於成終也大抵此章既以
作室喻之以見武庚不可不伐武功不可不終也若
考作室以下為一節厥父舊以下為一節肆予曷敢
以下為一節難為三節然皆告之以成終之意也
按此作室耕田是喻人君不可不終前王之功梓材
言稽田作室是喻諸侯當成終人君之功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章是周公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也
上文言武功不可不終此又言民害不可不救蓋武
王伐殷以養民爲民救民之害即所以終武王之功
也故承言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奕邦由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
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章周公以今昔互言以責邦君御事不知天命而
憚於征伐也當時邦君御事皆以艱難重大遠巡畏
縮憚於征伐故成王嘆息告之曰肆哉欲其舒放心
力而不畏縮也蓋謂昔日既曰肆哉欲其舒放而不
畏縮又必前日伐紂之事又欲知其福善禍淫之理

而不畏縮也蓋謂昔日武王伐紂爽明天下皆由乎
明哲之士以爲之輔耳雖由明哲之士以爲之輔亦
惟亂臣十人之明哲蹈知上帝命及天輔成王之誠
也蹈知上帝命則知紂有可伐之理蹈知天輔之誠
則知武王有得天之理明哲之士即十人也迪知當
貫上帝命越天棗忱說昔日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
棗忱輔武王以伐紂耳邦君御事當於是時不敢違
越武王之法制憚於征伐也况今天降戾于我周家
首爲大艱之四國夫近相攻於王室十人之列今有
周公召公畢公迪知上帝命者輔我以伐武庚爾邦
君乃不能如十人之迪知上帝命而又反白艱大不
可征而違越我之法制也惟大艱人猶云首爲大艱

惡之人蓋指四國而言也厥室王室也不知天命對上文迪知上帝命說不易對上文罔敢易法說成王上文言罔敢遠越之法制此下又云天命之不可違越蓋以伐武庚之命歸之天非已之所為所以重其事也大抵此章肆哉至御事是總告之矣邦由哲主罔敢易法是舉昔日武王伐紂之事以明此也矧今天降戾至天命不易是以今日之事言之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

此章是周公喻武庚不可不伐之意也昔者武王伐紂以余民封武庚是有遺種於周邦矣今武庚蠢動是猶萌芽復長於田畝固當除之則我何敢不芟夷絕其根本而畢我田畝之事使天下安靖豈不猶田無荒穢而苗稼秀實乎前日大臣輔佐武王以定天下有莫大之功固休美矣今我誅武庚所以終畝者是亦天惟欲休美於前日輔武王之大臣也苟不能誅武庚以終朕畝則前日大臣輔武王之功之美亦泯矣此又專言天休于寧人者蓋對邦君御事而言以見前日大臣有功而天休美之今爾邦君御事不欲終武功亦可愧也

按此誅武庚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是欲絕殷之根本微子之命封微子又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是且撫助愛養之蓋一則見其有討叛伐罪之義一則見其有崇德象賢之仁

予曷其極卜致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章是周公言卜吉不可遠也并吉即上文朕卜并
吉者天命即龜卜之明命也天命不僭以見卜吉可
信而不可遠也

傳云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惟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
按篇內曰紹天明曰朕卜并吉是上原天命也曰民
猷十夫子翼是下述得人也不敢不極卒寧王圖寧
三節是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若考作室三
節是近指成王邦君不可不終之責曰民不康曰先
蠶鰥寡曰若有疾是諄諄乎民生之休戚曰其猷格
天命曰弼我不丕丕基是諄諄家國之興喪也非聰

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於斯哉猶云非聖人
用之妙得卜筮之理者不能歷云乎卜筮之詞也
按易傳繫詞十一章云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本
義云得其理而不假其卜筮之物也朱子附錄云言
聖人體用之妙也蔡傳蓋本此以見周公之聖能明
夫卜筮之理非謂周公有專武也

微子之命

此篇是史氏記武王封微子之事也微是國名子是爵名命是成王之命也曰微子之命者以見此篇是因微子之國而作也

按此篇一說引樂記曰武王下車投殷後之宋蓋謂武王克殷之後已封微子於宋至成王但即已封之宋建爲上公以奉湯祀非先未封至此始封蓋甲命之書也一說引史記云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蓋謂武王克殷之後但封微子於微至成王殺武庚始封微子於宋爲上公以奉湯祀也今按名篇不曰宋公之命曰微子之命是微子於武王時但封於微至成王始封於宋故但稱微子若先已封爲宋公此

但申命之則當曰宋公之命况樂記疏曰封微子於宋或成王時此特歷叙堯舜禹湯之次而言耳或謂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客禮待之非欲臣之也然考周家誥命諸侯之書篇末多有勅往就國之辭如康誥曰往哉封蔡仲之命曰汝往哉此篇末亦曰往哉惟休是勅往就國之辭亦是新封之意蔡傳雖無明言此篇當為新封之書會選用仁山金氏說是成王始封之也

按微子有象賢之德武王伐紂之後不封微子為湯後而封武庚者蓋立嫡之義武庚紂子實為太宗子微子雖紂庶兄不過支子耳故武庚在為殷后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焉武庚死湯祀不可無其人故封微子也封微子於宋者宋在亳州湯所都也封之主祀必從先王之舊都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章是成王告微子以封國之意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故命之以此稱殷王元子者微子是殷王帝乙之長子也崇德者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崇之崇之者尊其德以奉祀之也象賢者後世子孫動靜語默有協于先王之賢者上古之制先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然欲尊先王之德而奉祀之必其後世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焉如夏崇舜德則封虞恩於有虞殷崇禹德則

封東樓公於杞蓋命象賢者以主祀即所以崇德崇
德象賢不可對說崇德象賢古制既如此今爾先王
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可不尊崇而奉祀之乎且有
爾微子踐脩厥猷能象先王之賢者可不命之以主
祀乎然我考古制崇成湯之德命爾象賢者以主祀
豈有他哉亦惟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也
夫殷之統緒傳至武庚武庚既死則覆宗絕嗣而湯
緒已墜矣今成王封微子於宋以主其祀使成湯之
緒已續而不絕也統承先王是繼一代之緒也禮者
典禮如祭祀郊配尚質尚德禮之隆殺之類是也物
者文物如車旗服色器數之類是也一代之興必有
一代之制一代之制作殷之禮物乃一代之制作固

不可不用於周然亦當存之使後世有作可因之而
損益也古制封王者之後惟正朔則用王朝之曆其
餘禮樂名物皆用先王之舊殷未喪師則禮物用於
當時今周受命則禮物不用必至於廢弛也今成王
封微子於宋祭成湯得用天子之禮樂車旗服色皆
從殷之所尚如詩云有客亦白其馬殷尚白是仍殷
之舊也又云厥作裸將常服黼嗚是不敢變其禮脩
有二義一則使一代之法久存而不壞一則備一代
之法後世因之而損益脩其禮物是備一王之法也
古制封王者之後不以臣禮遇之而以賓禮待之詩
云我客戾止是也然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作賓于王家雖成王命微子之辭蓋皆古之制也成

王考古制崇成湯之德以微子之賢固欲使之統承
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矣然必撫摩愛養欲其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也成王欲微子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者蓋謂昔者武王伐紂封武庚於殷墟以奉湯
祀今武庚叛亂不正使武庚斃而殺戮之是不得
國咸休也武庚身死而子孫不得襲封一絕而不復
續是不得永世無窮也休曰咸休欲其受天之休無
彼此之間也世曰永世欲其世世享德無遠近之異
曰與國咸休又曰永世無窮者蓋與國咸休是今日
一時同美未足貴也必後世世與國咸休至於無窮
然後為貴也永世無窮即承於國而言非二事也成
王於微子不但期之於今日必期之於無窮其公平
廣大氣象為何如哉此曰崇德是言考古制當崇成
湯之德下章曰祖成湯克桀聖廣淵是言成湯之
德有可崇之實也此曰象賢是言考古制當奉微子
以奉祀之也下章以曰踐脩厥猷云云是言微子有
象賢之實也此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矣是言宋公職分之所當為也下章曰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是恐其承先王脩禮物而有僭擬之失故戒
之以不可為也此曰咸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是撫助
助愛養期之於方來也下章以蕃五室俾有周無
斁是又勉之以必如此則可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也
苟不能永綏厥位使我周家有厭斁之心而可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未之有也大抵此章崇德象賢一篇

之綱領也惟稽古至作賓于王家者是徵之於既往
也可以見聖人至公之道也與國威休永世無窮者
是期之於方來可以見聖人至仁之心也

按武庚叛亂害民乃周家基業之所係天討所當加
也故成王殺之殺之云者義之盡也象先王之賢乃
商家宗嗣之所在天命所當加故成王封之封之者
仁之至也

傳云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馬有喪拜馬者也

左傳註云天子有祭宗廟之事則賜之胙肉也天子
有喪而宋禹之則王特拜謝之

嗚呼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命厥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霍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章是以王稱成湯之德以告微子蓋崇之意上章
成王考古制成湯有德當尊崇而奉祀之此章乃明
言成湯之德有可崇之實也嗚呼嘆羨之辭嘆其德
之盛也克者能也猶曰克明峻德文王克明德之克
字蓋贊其獨能非常人之所能也齊者整齊嚴肅而
無不敬觀其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懋敬厥德無時豫
怠可知矣聖者聰明睿知而無不通觀其勇足以有
為智足以有謀可見矣廣言其大則衆善無該浩浩
乎周遍而廣濶可知矣淵言其深則謀慮深遠淵淵
乎靜深而有本有如淵焉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德亦
非有求於天而眷佑也蓋德者得天命之本也先王
有至盛之德是以天監厥德而眷顧佑命之大受其

命使有天下也然聖人既受命於天矣又必以安民
爲心矣當是時民墜塗炭罹其凶害莫不望湯而拯
已也湯則撫民以寬除其邪害之政也蓋寬者不迫
之謂御衆之道也桀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
生湯則續禹舊服省刑罰薄稅斂而子惠困窮觀其
布昭聖武伐霍以寬克寬克仁而彰信兆民則湯之
撫民以寬除其邪害爲何如哉先王之德上足以得
乎天下足以安乎民是以豐功茂烈如於當時而所
及者衆德澤深長垂於後世而所及者遠觀其四夷
有來蘇之望厥隣有後后之誠則天下之民無不被
其澤功加于時豈不爲甚衆乎觀微子乃帝乙之長
子去成湯非一二世亦已遠矣而能踐脩厥猷則成
湯之德傳諸後世豈不爲甚遠乎吁成王稱成湯之
德至於如此蓋謂有至大之德則當享無窮之祀今
爾先王之德如此吾可不尊崇而奉祀之乎成湯誕
受厥命撫民以寬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皆本有齊聖
廣淵之德而齊聖廣淵之德又本乎克字故成王欲
稱成湯之得天得民必先曰齊聖而又首以克之一
字也夫此章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是言前聖有
至之德也皇天眷佑至除其邪害是言前聖之德足
以膺天眷而濟民生也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是言前
聖之德近著乎當時遠垂乎後世乎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
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章是成王稱微子之賢以告之蓋象賢之意也上
章成王既言崇成湯之德以微子有象先聖王之賢
可以奉其祀也至此乃明言微子有象賢之實也夫
微子何如其象賢也蓋能踐履脩舉成湯之道也曰
爾惟者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而能踐履脩舉成湯之
道寡矣故成王以爾惟稱之謂之踐者踐其迹而不違
也謂之脩者舉其道而不廢也微子踐履成湯之道
而善譽聞於人者又非一日矣觀夫箕子嘗稱其賢
勸帝乙立之則令德聞於人者豈惟今日哉成湯既
稱微子能踐履脩舉成湯之道又必指其實德曰恪謹
肅恭神人者以見其能踐履脩舉成湯之賢微子之
象賢者成湯於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則先王之克孝肅恭
乎神也可見觀其立賢無方而子惠困窮則先王之
肅恭乎人者可知余微子恪慎克孝肅恭神人豈不
為能踐履脩舉成湯之道哉恪慎者敬之存於心也
孝者事親之道恪慎克孝則不違乎祖而必致敬於
宗廟矣觀其去位以存宗祀抱祭器以歸周亦可見
肅恭者敬之見於容也恭者事神接下之禮肅恭乎
神則九神祗山川社稷之神無所不敬而幽無愧於
神矣肅恭乎人則九大夫卿士庶民有不敢忽而明
無愧於人矣微子有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之實德成
王安得而不嘉善之哉然成王所以嘉善其德者豈
但以微子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於已然哉

又惟曰爾能篤厚其德日新又新而不忘以之主祭
而上帝時歆以之治民而下民祗協其有將然之教
矣上文曰神而神祗社稷宗廟皆在其中此獨曰上
帝時歆者蓋舉尊以見卑耳上文曰人則卿士庶民
皆在其內此獨曰下民祗協者蓋舉小以見大也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微子能篤厚其德而不忘又爲
天人之所與是宜用建爲九命之上公治乎東夏而
主先王之祀也微子建爲上公尹治東夏而曰上帝
時歆者蓋王者之後其得行郊祀配祖之禮非列國
諸侯之比者記曰宋之郊契也公者公侯伯子之公
爵也王者之後稱公謂之上公以其爵位於上公非
諸侯之比也夏中夏之夏字周都在西宋在河南近
洛大地之中故曰夏蓋取中夏文明之地也東夏猶
云中土也此章以爾字予字作分截歸重在踐脩厥
猷一句踐脩厥猷即能象賢之謂也恪慎克孝肅恭
神人亦能象賢之謂也予嘉乃德曰篤不忘此已然
之實德必得上帝時歆下民祗協自然之至效也大
抵此章爾惟踐脩厥猷至肅恭神人是微子象賢之
事也予嘉乃德至尹茲東夏是成王尊賢之事也蓋
賢者能繼前人之志緒而有其德故人君美賢者之
德而尊其位

一說以上帝時歆爲已然之事非是微子未爲殷後
以奉湯祀不得行郊之禮安有上帝之時歆哉此但
是成王見微子有肅恭神人之德故知其爲殷後郊

祀之際必格乎天神可以封於宋以奉湯祀也
蔡傳云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
史記云微子抱祭器歸周蓋存宗祀之意亦克
孝肅恭神人之事也蔡傳引此於微子篇末去位之
意不協會選引朱子不從此說按記云大夫去國祭
器不假境焉氏曰微子抱祭器歸周何也曰抱君之
祭器可也抱己之器不可也
傳曰宋亳在東故曰東夏

宋曰宋亳者按史記三亳穀熟為南亳宋在穀熟故
曰宋亳猶殷在偃師偃師為西亳蔡傳於盤庚篇亦
曰殷亳穀熟既為南亳此又曰東夏者蓋史記據殷
亳而言穀熟在南故曰南此據周都鎬京而言宋在
鎬京之東故曰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
有周無斁

此章是成王戒微子之言也武王上章既佳其德有
象賢之實矣至此又必戒勉之者蓋謂微子踐脩厥
猷可以建上公以奉湯祀矣然人心操舍無常未封
於宋尹茲東夏而輔君治民非其所職而蕃屏王室
律乃有民毗予一人非所當勉也今馬建為上公尹
茲東夏有王室民生之所關可不戒勉之乎然成王
勉微子而首曰欽哉敬者萬事之本能敬則不犯非
其分而知所戒矣能敬則不忽其職而知所勉矣往

敷乃訓者爾往宋國當弘敷乃訓以教乎民父子則
訓之以有親使其懽然有恩以相愛也長幼則訓之
以有序使其燦然有文以相接也夫婦則訓之以別
朋友則訓之以信爾能恪謹克孝則以之訓乎民使
之無不孝也爾能肅恭神人則以之訓乎民使之無
敢慢也政教禁令皆出自王朝此謂之乃訓者不過
盡其承流宣化非使之別有條教也爾往宋國當訓
乎民矣然今我命爾之言尤當謹守而服行之不可
荒弃朕命而或替也典常者五典尊卑名分之常道
也成王以是戒之成王於微子既有以戒之今雖建
爾上公爲王者之后然君子之常道不可不率由之
昔者武庚之亂皆由於不率由夫常道也故成王以
是戒之成王於微子既有以戒之又何以勉之也以
蕃王室以下皆期勉之辭也以字加以親九族之以
字當貫下截句蓋謂爾敷乃訓以治民之必能慎服
命由典常以正己則可以嚴禦外侮而蕃屏王家也
可不統承先王而弘乃烈祖也可不建儀刑而範律
宋國之民可以與國咸休而永綏厥位也然不特此
也又可宣揚教化而輔我一人可以垂統後世而子
孫享德也萬邦諸侯取之以爲法式豈惟宋國之民
哉作賓王家與國咸休使我有周無厭敷之心而後
可也苟不能敷訓慎服命由典常而欲蕃王室弘烈
祖至於世世享德俾我有周無斁亦難矣此成王既
戒之於前復勉之於後蓋能戒其不可爲然後能勉

其所當爲也。誥命之中雖法之謹嚴截然而莫越然辭意之中厚隱然而可見茲成王於微子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大抵欽哉至率由典常是戒之之辭以蕃王室至俾我有周無斁是勉之之辭也

按蔡傳以服命爲上公之服命欲微子謹於服命恐有僭擬之失蓋謂未建上公爲王者之後不得用天子之禮樂自無僭擬之失在所不必戒今焉以奉湯祀得用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可不戒之乎故使謹其上公服命但率由典常不可用天子之禮樂而有僭擬之心也上公之服九章衮冕而下同乎王者但有降龍而無升龍升降之間不可有一毫之僭也

上公之爵九命上於三公而非列國之比曰命之數中不可有一毫之失也典常者服命中尊卑各分之常道也上公於樂舞章服之數車積各物之等皆在所當謹此獨曰慎乃服命者舉其要者言之一說以率由典常爲一事謂舊章成憲國有成法不可變更卓躍亦以三句爲三事今觀蔡傳文意以謹其服命率由典常猶慮有僭擬之失而言率由典常一句但當承慎乃服命不可分爲二事一說自以蕃王室至律乃有民爲一截卓躍亦如此分截恐未可取一說自以蕃王室以下至此說意似重複皆不若至永綏厥位爲一截毗予一人以下律貼以蕃王室以下爲好如謂以蕃王室以下爲好如謂以蕃王室則可毗

予一人弘乃烈祖則可以世世享德爾能律乃有民則萬邦取以爲法式改欲永綏厥位必欲使我有周無斃苟我周家有厭斃之心而欲永綏厥位不可得矣不能律乃有民而欲萬邦作式不能弘乃烈祖而欲律乃有民欲世世享德不能蕃屏王家而欲毗予一人皆未之有也如此體貼最有意義但以蕃王室就侯國言毗予一人就職言弘乃烈祖就繼述言世世享德就垂統可繼言律乃有民就宋一國言萬邦作式就隣國言永綏厥位就微子言有周無斃就王朝言或謂以蕃王室與毗予一人何以言之蓋以蕃三室是執禦外侮言之侯國者王畿之翼衛也毗予一人是執宣揚德教言之諸侯者天子之輔弼也天子有德教在乎輔弼以宣揚之

蔡傳云宋王者之後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之失

古者易姓之君必立前代之後以奉其祀祭先王皆用天子禮樂故成王封微子於宋爲殷後祭成湯之廟則用天子之禮樂也天子禮樂但用於先王之廟他處不得用成王恐微子因祭成湯得用天子禮樂遂生僭禮之心而凡侯國車服名物皆準擬於天子故以慎乃服命戒之僭者僭禮準者準擬像而爲之也

蔡傳云林氏曰僭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

僭

僭者通君上也僭禮不安分也疑者心無所定不知

禮也大凡臣下之迫於君上皆由於僭禮也凡臣之
僭禮又皆由於不知有一定尊卑之禮而及疑之於
心謂夫禮樂豈在上所得用非我所得明乎是謂僭
生於僭僭生於疑若知禮達而分定心無所疑則自
無僭禮之失皆知禮而無僭則自無迫脅君上之患
矣是謂非疑無僭非僭無逼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章是成王飭微子就國之辭也篇終曰嗚呼致奠
以警其心也曰惟休欲其盡侯取而休美其政也曰
無替朕命欲其奉君命也

康誥

此章是史氏記周公述武王之言以命康叔也曰康
誥者以見此章因誥康叔而作也按此篇蔡傳武王
誥命爲衛侯是武王時書也會選以爲成王書謂武
王既崩三監平定折其地爲邶墉以衛封康叔周公
述武王存日之戒以命康叔也

康地名康叔各封謂之叔者猶管叔蔡叔也取其皆
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會選用葉氏曰叔字也以
叔爲字則管叔蔡叔霍叔皆以叔爲字乎按蔡傳以
武王誥命爲衛侯則康是未受封時食采之地後乃
誥命爲衛侯也按會選以武王崩三監平定之後以
衛封康叔則康叔是舊日封之國衛是封之地也

說康叔爲成王大司寇食菜於康謂之康叔蓋是未
封於衛先爲王朝司寇食菜於康非是蓋傳以爲蔡
叔以爲受封於衛之後異時成王舉以任司寇也

蔡傳云汲冢周書克殷篇

按六經圖辯云晉大康中於汲郡古冢得之故曰汲
冢又云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掘魏襄王家得竹
簡小傳古書

蔡傳云毛叔鄭奉明水

按衛封例之亦武王之舉封於毛國者鄭乃毛叔之
名明水即玄酒也按周禮司烜以鑑取明水於月自
月而生故謂之明玄古之酒無酒以水行禮後王重
古不敢忘本思禮之所由起故尊之因謂水爲玄酒
凡祭祀用之朱文公家禮凡四時之祭厥民諒玄酒
及酒各一瓶於架上其曰取井花水爲玄酒實于瓶
中蓋古者以鑑取明水於月後世但取井花水以充
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泚大誥治

此章是史氏述周公作洛之時命康叔也三月即召
諸侯三月也周公三月乙卯朝至于洛之地達觀于
新邑經營之位始定基止作新大邑于東國之洛地
謂之大邑王城之所非一都一邑之比也洛在鎬京
之東故曰東國洛和者民心和而無所乖會者遠近

不同合而來也謂之大者因四方而言四方民和會
而來豈不謂之大乎謂之四方者洛在天地之中四
方之來道理適均故民之來非止於一方也周公初
基作邑而四方之民皆大和會悉來赴後即文王作
靈臺而庶民子來之意可見周公悅以使民不特樂
於趨事近而侯甸男之邦遠而采衛之國百官之衆
莫不鼓舞作興播率民心之和各執乃事而見事於
周也民大和會是民之勤於赴後也播民和見士於
周者是臣之勤於趨事也周公悅於使民民忘其勞
而悉來赴後周公亦不敢忘民之勞而咸以其來趨
事爲甚勤也吁始馬臣民以周公之心爲心和會赴
役見事于周而不自知其勞終馬文周公以民心爲心咸

勤其勞而不敢忘其勞也既營洛以居殷民使之密
邇王室矣又有不迪余民之在衛者封康叔以治之
故於作洛之時乃大誥命以治之也大抵此章惟三
月哉生魄至東國洛是紀作洛之月日興建都之地
也四方民大和會至公咸勤是言臣民樂於趨事也
而周公以慰之也乃洪大誥治是周公大命康叔
一說四方民大和會民勤矣百工播民和見士于
周是百官誘掖獎勵使民之勤也周公咸勤是周公
誘掖獎勵使民之勤也
按侯甸男采衛皆侯邦也獨男下曰邦者舉中以見
男甸采衛皆侯邦也或曰周禮有九服曰侯甸男采
衛蠻夷鎮蕃此但曰五服者蓋蠻夷鎮蕃皆夷狄之

地且遠故不君役之此說若是但周禮未成之書服制未及施行周官亦但通圻內曰六服則周禮王圻之外但曰五服九服之說不可泥也按此曰周公初基作洛四方民大和會召誥但曰以庶殷攻位蓋召公經營但役近洛邑遷殷民四方民未至及周公初基作洛而四方民始來召誥又專言命庶殷庶殷不作不言四方民者蓋殷民至頑未易役也獨言庶殷舉至頑者而言則四方之民可知矣

傳云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

七年者成王即位三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維縶三年矣周公歸東征武庚又三年至明年始作洛邑是三月為七年之三月也三月雖為周公攝政七年之

三月實即召誥之三月也按此傳云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是周攝政有七年矣洛誥篇首及蔡仲之命皆云周公年年無攝位之事亦無七年而後還政也鄒季友謂蔡氏自相抵牾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是周公十六日辛酉初基作誥矣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周公初十日至洛越丁巳戊午行郊禋禮至甲子乃書命庶殷是十九日始洛也與此不同何也蓋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記周公始至之日也丁巳戊午郊祀是記周公告神之事也越七日甲子周書命庶殷是記周公召洛之事此云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是記周公定基之事當使在告神之後用書之

先也是周公以乙卯至各至丁巳戊午行祀禮至十
六日始定洛基然後四方民始大和會而來至甲子
日周公始用書大誥治洛之事而太殷丕作也故此
以四方民大和會在初基作大邑之後史氏所記各
有收當不可以爲不相同而疑其事之不合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此是武王告康叔之言謂之若曰以見是周公述武
王存日之言非周公之自言也武王欲告康叔以文
王克明德慎罰之說故此曰孟侯以存之也蓋謂爾
以同姓之親封爲衛侯之長非列國之比因爲諸侯
之所視效可不法文王之明德慎罰乎又曰朕其弟
者以親之也蓋謂爾同母之弟皆文王之子封爲衛
侯翼衛王家可不法文王之明德慎罰乎此必謂之
小子者又必戒之也謂爾雖以同母之親而爲諸侯
之長然爾年尚少聞見未多慮慮不廣可不法文王
之明德慎罰乎武王欲告康叔而首以此三言者其
所以感激其心亦切至矣厥後康叔果深於法入爲
一朝司寇其亦無愧於明德慎罰之言也
此下會選爲周公述武王存日之言以命康叔也與
蔡傳不同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此言是武王以文王之事告康叔也武王告康叔必
以明德慎罰者蓋謂德者感化人心之本人之所同
慕也刑者輔治之具人之所同畏也明其德則身無

不脩而人自化慎其罰則刑當乎罪而人自服苟化
之不先以明德則無使之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
教之不從不慎罰以一之則無以使之皆入於德之
中矣先明罰而後慎罰者蓋以見德蓋聖人之所重
刑非聖人之得已初非德刑並用之說也昔成湯至
于帝乙周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武王告康叔必曰
丕顯考康叔文王之子舉其耳目之所逮欲其法乎
先王也蓋明德慎罰治民之道也顯考文王者明德
慎罰之準的也且夫文王何如其明德慎罰也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之理也必曰明者理雖得於天而付
於人然或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有不明矣常人
有欲明之而不能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

之私僞全體不息無一時之間斷是能明之觀其不
侮鰥寡而庸庸祗祗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文王之
克明德爲何如哉罰五刑之罪也罰雖輔治之具然
徇一己之私而無欽恤之心實有不慎矣常人有欲
謹之而又不能惟聖人之心常存敬忌於用刑之際
察辭觀色以求其情原情定罪以求其中是能慎之
觀其威所當威不務於惡罔兼庶獄而常存敬忌則
文王之慎罰可知矣德曰明者務崇之之謂欲其至
於純亦不已也罰曰慎者務去之之謂欲其至於無
刑之地也謂之克者以見衆人不能而聖人獨能之
非謂有待於克治之功也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
也康叔能法文王之明德慎罰又何患衛國之不治

殷民之不化哉武王告康叔不特以文王明德慎罰也下章欲其以德行罰又欲其不用罰而用德可見德者乃化民之本刑輔治之具初雖不可以偏廢而終亦不可以並用蓋刑可無而德不可無也大抵此章曰惟乃丕顯考文王者是舉先王之親者告之欲其知所法也曰克明德慎罰者是舉人政之大者言之欲其知所要也

按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也此曰慎罰不曰慎刑者蓋刑罰之大罰刑之輕也言慎罰可見聖人罰猶慎之而况於刑乎無所不謹也先儒有曰先言罰則刑在其中刑罰對言則刑重而罰輕或問舜命皋陶曰明刑武王告康叔慎罰何如曰明刑就士師之職言之非不慎也慎罰就聖人用刑之心言之非不明也慎者明之本未有不慎而能明也世之先後言之不同不可如此執辯

傳云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按左傳註云文王明此道而肇造王業又按大雅文王篇序云受命作周註云作周造周也謂造成王業猶康誥之肇肇區夏也一說謂造周是文王鼓舞勞來輔翼使周邦之民歸於德教之內而造周士之人才也即所謂脩和也即所謂時叙也又連肇文章造區夏皆為如此說斷不可從

不敢侮鰥寡庸庸衎衎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
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克勗肆汝
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以文王克明德慎罰之實也上
童武王既稱文王之克明德慎罰然不徒曰明德慎
罰又必舉其以實之昔者文王何如其明德也夫咸
和萬民而視民如傷固聖人仁民之心也然聖人於
仁民之中尤必有加意焉何則繇寡者民之至微人
之所易忽也聖人於至微者則不敢侮之人之所易
忽者而能敬之可見聖人之心無所不敬畏也孟子
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周公曰惠鮮繇寡則
聖人不敢侮繇爲何如哉不徒曰不侮必曰不敢者

敬畏之至也聖人仁民之心固如此而用人之際又
必用其所當用而官不及私昵故人之有才能者則
以之而立政而不才者不得任如曰仕者世祿而不
世官則聖人用能之意可知矣又必敬其所當敬而
爵罔及惡德故人之有賢德者則尊而敬之而不肖
者不得進如尊師太公謂之尚父則聖人敬賢之心
又可見矣夫五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也聖人於用
刑討罪之中莫不致其謹慎之心也威一人焉必敬
以察之以原其情罰一人必明以審之以求其當觀
其不禽二毛而罪人不挈則聖人之威威無不當也
聖人仁民之心既極其至而用能敬賢討罪一不於
理又無一毫私意焉故德顯著於民而民莫不知聖

人之德爲可慕而皆爲明德之歸亦莫不知聖人之
法爲可畏而皆爲畏法之民心悅而誠服之且民者
邦家之基德著於民民心歸之是以用而始造我區
夏以成周之王業也謂之用者用明德慎罰之德著
於民而能然也肇造我區夏者聖人之德始著於本
國也聖人之德不特著於岐周之一國及我一二邦
之鄰國亦被其化而紀綱法度皆治也一二邦
之政漸以脩治則有以明德以克慎厥訓以
被夫民矣我西土之人皆被文王之化無橫政之所
加是以各得其所怙其愛養之恩有如父焉冒夫覆
壽之德有如天焉怙之如父則極其親冒之如天則
極其尊也一二邦即西土之人即一二邦

之民也以脩就侯國法度脩明言之怙就人民被其
德教言之一二邦以脩猶下文厥邦之時叙也西土
怙冒猶下文厥民之時叙也不可以一二邦與西土
爲二等地先言以脩後冒怙者必侯邦之脩治然後
人民之被其化也聖人之德著於民至於整西土之
人無不怙冒則其得於下亦至矣是以明德昭赫聞
于上帝帝用休美其德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而眷
集大受其命使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既受命矣又
不特一二邦以脩西土怙冒而天下萬邦萬民莫不
各得其理而時叙也時叙猶云是叙也叙紀綱法度
井然有條親義序列秩然有叙天下之廣非一邦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若虞芮之質成化于禮讓

之風密崇之未附而四方以無侮其萬邦之時叙可知矣天下之衆非一人成和萬民而莫不各得其所莫麗陳教而民習服其化若寇置之野人可爲公侯之腹心江漢之遊女至真信不可犯其萬民之時叙又可見矣聖人克明德慎罰故得於民而化行於下始而肇造區夏以成周業漸而化及鄰國而西土怙冒固皆明德慎罰之所致也然聖人之德不惟化行於下又且格于上帝而受命故終而至於化行天下又非特一二之邦西土之人也亦莫非由明罰之所致也不敢侮鰥寡庸庸衺衺克明德之實也威威克慎罰之實也明德言之詳者聖人所重在德善善長之意慎罰言之畧者聖人所輕在罰惡惡短之義也

顯民言其明德慎罰之德著於民也用肇造我區夏至惟時怙冒顯民之實也聞于上帝言其明德慎罰之德格于天也天乃大受文王至惟時叙是聞于上帝之實也顯民間于上帝又皆明德慎罰之效先言顯民而後言聞于上帝者蓋得乎天者必由乎得乎民也一二邦以備舉其至近者言之厥邦厥民惟時叙者蓋德化始於至近而後及於至遠也文王克明德慎罰之實言之又曰寡克勗者以見文王既作之於先我又勉力不怠其承厥志而述之於後是以勝商伐而有天下故敘小子封今日得分茅胙土在此東封之衛國也衛國在鎬京東故曰東土武王此章之言始以文王明德慎罰之實言之非但稱其德蓋

歷言文王積累之艱難欲康叔知得國之本也終言
寡兄勗肆汝在茲東土非自誇其功蓋專言繼述之
不易欲康叔知保國之道也此又武王作誥之意深
也大抵此章不敢侮鰥寡至威威是明德慎罰之實
也顯民至惟時叙是明德慎罰之效也汝兄勗至在
茲東土是告以今日受封之由也

按卓躍以威威顯民為一截非是不敢侮鰥寡庸庸
祇祇威威明德慎罰之事顯民豈慎罰之事乎顯民
對聞于上帝說顯民言上帝之德著於下聞于上帝
言聖人之德著於上也傳云故德著於民謂之故者
則顯民是由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明德慎罰
之所致也按一二以脩西土惟時估冒一說西土估

冒又是止於一二以脩也一二邦以脩是化及鄰國
西土估冒是化一方之國非止一二邦也西土估冒
復當下文厥民推之一二邦以脩繼而邦之時叙也
西土估冒猶厥民之時叙也以脩就侯邦法變備明
說估冒就侯邦人民被化上說一二邦云越下文以
越厥邦厥民越字有先後次第之意西土不云越但
承越我一二邦之文則西土之人即一二邦之人民
一說一二邦以脩是鄰國也西土估冒是言所發之
地亦未可取若如此說則遠近之勢又不順矣豈有
先言一二邦以脩之遠者後言所發地之近者此與
顯于四方顯于西土之義不同彼以光顯二字為別
此云越我一二邦以脩遠者及也因其先後次第而

歷言之西土不云遠但承越我一三邦之脩之文則
西土即一二邦國無遠近之分大抵墜遠區夏是就
一國言之越我一二邦以脩西土脩言是就一方言
之厥邦厥民惟時叙是就天下言之聖人之德之著
始而一國次而一方終而天下固其事也
王曰嗚呼對政命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不廢在王命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工夫欲其法乎人也
武王上章既言文王克明德矣至此又告之以博學
之工夫蓋欲康叔之明德一有曰鳥乎安念哉者所以
啓發其聰明而勉其致思也今爾受封於衛亦惟在於
治殷民也然治民之道在於明德而明德之要在於
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也况衛國紂之故都殷之頑民
被周之化淺桀紂之惡深治之豈易事哉飢者欲食
寒者欲衣反側連搖至難安也驕淫誇至難治也
今爾必當取法於古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以
治之也近而先王若文考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
懷保小民今爾康叔當敬其事繼其所聞而服行其
德言以治民也紹聞者文王前有所聞而致其知也
衣德言者文王前有所行今爾當繼其所行而力於
行也紹聞衣德言即敬述之實也然祗通文考但近
述諸今未可以爲足又當遠稽諸古而博學於人也

今爾往衛國當敷廣求于殷先哲王之德則德無不明矣德無不明則可以用保乂乎衛國之民殷先哲王若成湯之顧諟明命而撫綏四方欲治衛民可不法成湯之明德乎然亦未可以爲足又當大遠思夫商之考老成人之德以安其心則義理昭著而德明矣德無私欲之累則知所以訓民商考成人豈有過於伊尹者乎若伊尹之咸有一德而以先覺覺後覺今爾欲知訓夫民可不思夫商考成人乎考成人者黃耆老成之人然敷求商先哲王之德以蓄其德而後可也能法古先哲王之德則可以治衛國之民也古先哲王莫堯舜若也堯之堯明峻德而協和萬邦帝舜之德罔愆而四方風動今爾雖一諸侯衛雖

一國亦當聞由乎古先哲王之明德以明德而治民也別求者對商哲王而言也以商先哲王之道以治商故都之民非是別求也古先哲王蓋異代也故曰別求聞者知其理也由者行其事也武王告康叔始以文考康叔文王之子故首以文王言之次以殷商哲王商考成人者衛國商之故都以商之君臣言之終以古先商哲王者蓋明德之至豈有過於古先哲王如堯舜者乎故以先哲王言之康叔果能近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則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心無私欲之累此心之天始恢廓而不狹小也天者理之所從出即人之心也弘乎天猶云廣大其心也明德至于弘于天而德充裕於一身

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天子之命諸侯不過欲其明德盡職以其民也康叔能博學至於德裕身則德無不明臣職無不盡而民無不治矣是能用王之命而不放王命也此言明德欲其不廢王命下言慎罰又恐其大放王命不廢王命明德之至也大放王命非慎罰之道也故武王期其德之成則曰不廢王命下章成其罰之慎則曰大放王命大抵此章祇通乃文考至用康保民是欲其博學以明德而為治民之本也弘于天至不廢在王命是期其造道以成德而盡事君之道也按首章王若曰此下皆無若字是史氏特於首章舉之以見其例耳

按此章一說欲康叔求商哲王之義民以義民思商者成人之訓民者以訓民別求古先哲王之康保者以保民此說亦可取此章是武王告康叔明德之功傳云汝命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此章當以明德立說其義民知訓康保特推言明德之用耳曰祇通文考曰敷求殷先哲王別求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皆欲康叔法前人之明德也曰保義曰知訓曰康保皆謂之用者用此明德以保義知訓康保也按此章明德欲其祇通文考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考成人聞由古先哲王下章告康叔之慎罰曰殷罰有倫曰罰蔽殷彛曰速由文王至作罰曰惟文王之敬忌蓋亦祇通文考敷求殷先哲王之意而不及古

先哲王者古先哲王純任德教而刑罰之制未詳蓋
有不宜於時未可以治夫殷之頑民也故但曰殷罰
曰文王考觀諸後世自唐以前治罪科條至宋之時
而不足用則古先哲王之刑罰至簡不可用於衛可
知矣

按此言明德則先曰祗適文考後曰殷先哲王下章
言慎罰則先曰殷罰有倫罰蔽殷彝後曰文王作罰
文王敬忌蓋此章承上章文王克明德而言故先曰
祗適文考敷求殷先哲王下章慎罰蓋就衛國而言
且立法者以酌古以準今故先曰殷罰

按此章欲康叔之明德也必曰保義知訓康保者蓋
治民者明德之用行明德之內事也文王克明德亦
曰不敢侮鰥寡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明德之功欲其反諸已也又曰
嗚呼者是更端以致嘆也武王上章既告以近述諸
今遠稽諸古法乎人以明其德矣至此又欲其反諸
已以盡明德之功也故以嗚呼發之其曰敬曰忱曰
往盡乃心皆反諸已明德之功也然古之明德而首
以惇疎乃身敬哉蓋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
而致其敬可一見其無不敬畏也敬者德之聚文王
克明德亦曰不侮鰥寡惇乃身小人難保皆不侮

經寡之意此武王告康叔之明德故以惛瘳難保之
言也武王封康叔於衛欲其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
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蓋謂君之於民雖有貴賤之
分然民必待君而後安君民猶一體也君之於民當
一視同仁疾痛舉切吾身凡人已皆有飢寒必求衣
食惟恐其不足故視民有飢寒之不安者若已之飢
寒必思有以保安而後可也凡人已有疾痛惟恐調
護之不至故視民有疾痛之不安者猶已之疾
痛必思有以撫摩之而後可也民生之安賴於君上
者如此爲人君者可不敬之哉敬則不忽乎民則視
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已身自不容已不敬則忽夫
民其能視民之不安和在已身乎敬者安民之本歟
故武王曰惛瘳乃身又承之曰敬哉然既曰惛瘳乃
身敬哉又曰天畏棗忱小人難保者以見民之不可
不敬也何則天命不常雖其可畏然能誠敬愛民則
必輔之使其壽國永久而不替也民情好惡雖大可
見然或向或背之無常而小人至爲難保不可視之
爲常懷也知天畏棗忱則不敢不誠必敬其民也知
小人之難保則不敢自安必敬其民也言惛瘳乃身
不言天畏小人難保無以明夫惛瘳之意天畏對民
情大可見言棗忱對難保言武王既曰天畏棗忱小
人難保以見不可不敬夫民矣又必告之以保民之
道也小人固難保矣今爾往衛國所保民之道非在
他求也亦惟在於盡汝之心無康好逸務而已往盡

乃心則視不安必思有以安之無康好逸豫則視民之不遂必思有以保之此其所以爲仁民之道也苟不盡其心則民之不安爲不切於己自康好逸豫則視民之不一逸爲非關於身豈足以保民哉故武王既勉之往盡乃心又戒其無康好逸豫是保民之道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固是保民之道然亦惴惴乃身敬哉之實歟故武王既告以保民之道又恐其言之無徵無徵不信又舉古人之言以徵之且曰我聞古人之言曰民之怨不在乎大亦不在小惟在於君人者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也順於理勉於行是乃能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之道也可以保民也不順於理不勉於行是不盡乃心而自安好逸豫非保民之道也怨者民之情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以見小人之難保也惠不惠懋不懋以見不可不盡心而自安也保民之道不在於民怨之大小惟在於我惠不惠懋不懋爲康叔可不知其盡心而自安乎惠不惠懋不懋皆兼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說不可分往盡乃心爲惠不惠無康好逸豫爲懋不懋也無戒之辭當貫好逸豫猶云無康好逸豫也無康好逸豫即盡心之辭謂也大抵此章惴惴乃身敬哉者一章之綱領是言明德之功不可忽乎民也夫畏禁忱至小人難保是言不可不敬也往盡乃心至乃其又民是言保民之道敬哉之實也我聞曰是徵以古人之言申言小人之難保不可不盡保民之道也

道也怨者民之情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以見小人之難保也惠不惠懋不懋以見不可不盡心而自安也保民之道不在於民怨之大小惟在於我惠不惠懋不懋爲康叔可不知其盡心而自安乎惠不惠懋不懋皆兼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說不可分往盡乃心爲惠不惠無康好逸豫爲懋不懋也無戒之辭當貫好逸豫猶云無康好逸豫也無康好逸豫即盡心之辭謂也大抵此章惴惴乃身敬哉者一章之綱領是言明德之功不可忽乎民也夫畏禁忱至小人難保是言不可不敬也往盡乃心至乃其又民是言保民之道敬哉之實也我聞曰是徵以古人之言申言小人之難保不可不盡保民之道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新民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明德之功終欲其作新民也上
章告以取法於人又反諸已則德明矣已德既明又
當推以新民之德故以作新民言之為明德之終也
上二章皆嗚呼發之此曰已者上章言明德之功一
則欲其法乎人一則欲其反諸已皆以嗚乎發之故
分為二章皆曰嗚呼以起其聽也此章蓋總承上章
而言明德之終故曰已以承其語也已者承上詞已
而不能已之意猶大誥篇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之
已字汝惟小子封言其年雖小也乃服惟弘王和保
殷民言其任也此章書說及諸義皆以乃服是泛言

侯職之事殊無異義不知此章是承上章言明
德乃服蓋即上章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也個家
敬哉性盡乃心之事非是虛泛言侯職之事也
殷民即上章保乂知訓康保乃其乂民之謂也此
武王之言猶云汝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爾家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非明已德而已用保乂民用
康保民乃其乂民惟在廣上德意應保殷民以助土
宅天命而作新民也當論天子一身中天下而立不
能使教化四達於天下是以分茅胙土封建諸侯以
共治焉康叔受封於衛國輔君以治民也然今汝之
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保乂知訓康保乃其民性盡乃心
乃其乂民此固爾侯職之事非有他焉惟在於廣上

德意和保殷民也廣上德意知人君之有善政則宣揚之人君之有善政則敷布之德意者衛國紂之故都也和保殷民者和之而使不者為和順之歸民而不驕淫矜誇也保之使無不者為得其所也而無反側動搖也然爾之事固在乎弘王應保殷民而弘王應保殷民又豈有他哉亦惟本於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斯民也保天命安定不遷之謂宅鼓之舞之之謂作曰助王者人君一身神天之王大受天命固人君之職也然輔德化民保天命於無窮可不求助於諸侯乎故恭天成命天命已眷周矣然不能保其常定康叔廣上德意和保殷民則民心堅固培植基本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助王宅天命之謂乎人君一身萬化之原建中于民固人君之職然鼓舞作興變民於大猷可不求助於諸侯乎故厥民時叙民德固已新矣然不能保其常新康叔能廣上德意和保殷民德日新革其舊染之汚而允升于大猷非助王作新民之謂乎民心者天命之本民心安則天命亦安民心和則天命亦和故弘王應保則可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斯民也弘王者應保之本弘王應保又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之本歟未有未能廣上德意而能和保殷民亦未有不能弘王應保而能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惟之為言獨也始而曰惟以見爾之事非有他獨在於弘王應保也終而曰亦惟以見弘王應保非有他獨在於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也曰弘

曰助武王望於康叔亦深矣曰弘王曰助王可見人臣之職爲上爲德也曰應保曰作新可見人臣之職爲下爲民也夫此章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是告之廣德意以盡安民之道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以下是告之保天命以致惟新之治也

此章一說以弘王對助王而說應保殷民對作新民說蓋爲德者得天命之本廣上德意惟在助王宅天命也應保作新之本和保殷民惟在於作新也此說非是不可如此點弘王應保雖是二事然弘王應保之本自是相因弘王應保爲宅天命之本亦是作新民之本不可以弘王專爲宅天命之本以應保專爲作新民之本宅天命作新民自是二事而應保雖爲作新之地然亦宅天命之本不可以弘王惟在宅天命應保惟在作新民也

傳云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按明德者體之立明德爲本是明德之始也新民者用之行新民爲末是明德之終上章曰紹聞曰衣德言曰宅心曰聞由曰德裕乃身曰敬曰忱曰往盡乃心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精身之謂皆明德之功是明德之始也此言作新民蓋治國之謂爲明德之推是言明德之終也又按大學經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又曰在新民明德者新民之體新民者明德之用是舉新民以終明德也非是大學引康誥曰作新民之謂也傳引康誥作新民是專釋新民之旨非是言

明德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乃不可殺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謹罰蓋示以用法之權也敬明乃罰即謹罰也敬則重其事而不敢忽即舜典欽哉之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能逃即舜命皋陶曰惟明之謂也明本於敬敬生乎明敬明者慎罰之本歟謂之乃罰者法自天子主之而用之則在於臣敬明乃罰猶云敬明汝所用之罰也獨言罰者刑罰對言之則刑重而罰輕獨言罰則刑在其中亦舉輕以見重也罰既能謹則刑可知人有小罪非青至乃不可殺

不是言罪小而情重不可不殺即帝典怙終賊刑刑刑故無小之謂也乃有大罪非終至時乃不可殺是言罪大而情輕不可加刑即帝典宥過無大青災肆赦之謂此皆論法之權法外意也武王告康叔謹罰而首以用法之權者蓋入於法之經固人之所易明至於人之情入乎法之變尤人之所難盡故武王告康叔以敬明乃罰而首以用法之權若以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之則人有幸免而刑罰有不中乃不可殺之則人有幸免而刑罰有不中豈慎罰之謂乎若不原其青災適爾之情以為罪大而殺之則刑及無辜而刑罰有不平矣刑罰不平豈慎罰之道哉必也原情而定罪不可論罪以用刑則罰無不謹矣一則曰不可不

一則曰不可殺蓋示以之明罰之道也武王封康叔於衛既以文王慎罰告之至此以下又以謹罰言之蓋欲康叔之謹罰大抵此章以敬民乃罰是謹罰之道一章之綱領也人有小罪非肯至時乃不可殺是乃取舍之宜敬明乃罰之實也按此及下章皆曰嗚呼者此是用法之權不是用法之經皆更端之辭故皆以嗚呼發之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謹罰蓋示之以用法之經也天討有罪五刑五刑而輕重取舍不可有一毫之僭差非刑罰之有序象以典刑而流宥五刑鞭作官刑而

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是天討不揚之定理又非刑罰之有叙乎苟當重而反輕當取而反舍此固失其序也苟流宥鞭朴金贖五刑此又刑罰之無序也然則刑罰固有一定之序不可紊亂汝能大明其罰使輕重不失其宜取舍皆得其當則有以畏服民心而殷民之反側動搖者自相戒勅而勉為和順之風驕淫矜誇以其自相戒勅而變為強梗之俗雖刑罰之有叙則用刑者不能察辭觀色以辯其罪之輕重而失其取舍之宜而無以服乎人心而欲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者亦難矣是大明者謹罰之要服人心之本其勅懋和者大明服之效歟然大明其罰以服民心固足以使民戒勅而勉於和順亦足以使民誠於好

善而惡惡也民有所畏而爲善未足有感而自不爲
惡也故欲得其心誠於好善而惡惡又不外乎上人之
心也人之有疾寒暑躁濕少乘其節則治療之方惟
恐不盡心無或僞矣爲諸侯者惡民之惡真若已之
有疾而治之則誠於惡惡矣上人之心誠於惡惡
則人皆曰惡者人之所同惡吾何爲而怙侈滅義莫
不遷善遠罪皆弃其欲惡而不爲惡也人之保赤子
笑號飲食小失其時則撫摩之術惟恐不至必無不
誠矣爲諸侯者好民之善真若赤子而示愛之則誠
於好善矣上人之心誠於好善則人皆曰善者人之
所同好吾何爲而以蕩陵德莫不合同而化皆得其
安治而樂於爲善此章當以勉誠之說惟民其勅懋
和是心但勉於和順而未誠於去惡也曰畢弃咎曰
康又足民心誠於去惡保善而無勉強也曰其勅懋
和曰其畢弃咎曰其康又皆期之之辭亦已然之效
也謂之若者是設譬之辭以見其心之誠也必期之
以效者欲其知所慕以警罰也然必先曰弃咎後曰
康又蓋民知遠罪而後得安治亦其序也六抵此章
曰有叙至惟民其勅懋和是言明之以法則民有戒
惡勉善之心若有疾至民其康又是言感之以誠則
民有去惡安善之效

按此章一說以若有疾若保赤子是言上人有惡惡
之誠心而不爲惡有好善之誠心而樂於爲善則下
民觀感而化皆好善惡惡畢弃咎而安治也如此說

以與謹罰之意不相關此章是武王告康叔謹罰當以謹罰立說夫好善惡惡同上人之誠心然惡者善者當就民言則可見其謹罰之意會選云去民之惡如去已疾是也何則上人之於民之惡者必加以刑而不奪於利之私則惡惡之心誠罰無不謹矣苟知夫民之惡而不深惡而痛絕之或徇私以開釋之則惡者有僥倖而幸免謹罰之道固無使民之盡弃咎也上人於人之善則保愛之不可妄加之法則好善之心誠惡不為而罰無不謹矣苟知夫民之善者而不保愛或倚法以刑則善者有無辜而受刑非謹罰之道豈能使民之安治哉

傳云殺之以逞

按左傳註云殺人以快已意逞放也肆也如逞顏色之逞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剝刑人無或剝刑人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謹罰戒其刑已也夫刑殺剝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也天者理而已矣欲用刑殺剝刑人當求合乎理理則合乎天矣武王之意蓋謂爾往衛國若用刑殺剝刑以加人必本其人之所犯詳審以求其當天理不可徇汝一已之私而倚勢作威倚法以刑而刑殺剝刑人也然刑殺剝刑固不可徇一已之私使徇已之私以為刑殺剝刑則罰有不謹非謹罰之道刑無五刑而言殺則專言大辟也剝刑

鼻也則截耳也刑殺是刑之大者剕則是刑之小者
大抵此章是兼舉小大以申戒之當以又曰分截武
王告康叔謹罰必兼舉小大之刑以戒之以見刑有
小大之異而謹罰之心不以小大之殊能成夫刑之
小大則罰無不謹矣

傳云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

申戒一說上章曰有叙時乃大明是已戒之此又曰
非汝封刑殺剕則是申戒之非是上章是告之非戒
之也申戒觀又曰二字可見曰非汝封刑殺人是記
大者以戒之又曰非汝封剕刺人是又舉小者以申
戒之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曰師有倫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謹罰教其師古也武王之意蓋
曰汝往衛國不可過於準限而嚴刑峻法但當取法
殷罰之有倫者陳列是法以為準限使有司師此殷
罰之有倫者用之耳倫者次序也有倫猶上章有序
也殷罰則是商先哲王之舊法也商紂之時作威殺
戮罰已無倫亦不謹矣此曰此用殷罰之有倫者蓋
明商先王之法用先王有倫之法是能謹罰矣苟但
用殷罰而不取有倫者則過準限必嚴刑峻法而作
威殺戮非謹罰之道也此專言罰則刑殺剕則在其
中下章曰刑曰殺此曰罰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
而殺尤重也下章罰殺嚴章即此有倫也有倫則可
為常法也大抵此章曰外事汝陳是臬事欲康叔陳

法以爲有司之準限曰師茲殷罰有倫是使有司用法不過乎準限殷罰有倫即罰之準限也

按武王告康叔謹罰此曰殷罰有倫下章曰罰茲殷彛皆以殷罰言者蓋殷罰難爲先代之舊法然有倫者五刑之正三代損益固不能盡改武王伐紂反商政政由舊用刑罰之有倫即由舊之意

卓躐云周家承殷後衛又紂之故都民被虐政弗忍奈毒周室之法雖通天下之用而殷哲王之法乃殷民之所素習今取殷罰之有倫者使有司法而用之以儆民則民其樂從之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折獄之道亦謹罰也謂之又曰

者是承上章而言蓋謂既用殷罰之有倫者以爲有司之準限然民犯法有人於殷罰之中獄辭之重者要囚當哀矜服膺而念之恐其情罪或不相當而誤入刑法至于殘傷肢體而不可復生苟不服念爲之求生道則失於慘酷而無哀矜惻怛之心非謹罰之道也必服念之久爲之求生道則無殺不辜之失而罰無不謹矣舜典惟刑之恤呂刑哀矜折獄皆此意也然服念之不可一二日而已也必也近則五六日久則至于旬時以求其情若情法果相當而無疑是可生之道則大赦斷獄辭要者之罪也服念之久而後斷其獄則人之罪無不當我之心無所憾矣大抵此章曰服念可見用刑不可無哀恤也曰丕蔽可見

讞獄不可無決斷也
三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羣用其義刑義法勿庸以次汝
封乃汝盡遜曰未有遜事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謹罰歷言用刑之道也夫殷陳
是法與事固當學古尤當趨事不可拘一己之私以
自用尤不可有矜喜之心而自足苟能勉於學古而
趨時戒於拘己而無矜喜則所陳之法事皆得其宜
罰無不謹矣故武王告康叔申言陳法於事必以此
四者為戒勉也上章言王曰外事陳列是法用殷罰
之有倫者至此又申言汝往衛國敷陳是法於事豈
可更張變亂其舊法哉夫刑罰之用當斷殷罰有倫
之常法為之準限然商之常固有宜於古而不可

又豈可泥古而不知變通哉故又曰用其義刑義法
其趨時也用其義刑殺蓋欲取殷之常法宜於時者
而用之苟殷罰雖有倫可為常法若不合於義合其
宜亦不可用也刑殺謂之義義者宜也合乎當時之
宜也用其刑殺皆合於義而宜於時而後用之則罰
無不謹矣宜於時若衛國之民在商先王之後克綏
厥猷無即怙淫是為平國而殷法治之必為中典此
固殷之常法也今為桀紂之惡不孝不友是為亂國
又豈可用殷之常法以中典待之必當用重以典刑
之則可謂不泥古而能趨時也夫刑罰之用雖不可
泥古一定之法當趨時而求合於義然趨時之中又
恐其拘一己胷次之意以遜事而不求合乎人心之

公以用刑拘於一已之意則非天討之正王法之公也故又戒之曰勿庸以次汝封勿者禁止之辭刑殺法之大者非汝封之所得用剽則刑之小者亦非汝封之所得專必也至公至正一聽於理刑一人心思合乎天討罰一人必思出於王法皆不可就汝封曾次之意若殺則刑殺之用雖不盡合於古而宜於時然亦無徇已自用之失刑無不當罰無不謹矣然人之用刑其刑而當其時罪必有矜喜之心乘之矜喜之心一生而怠惰由起刑罰之所由不中也是以武王又慮其殺雖已當已必有矜喜之心故又戒之曰乃汝盡遜曰時叙雖曰未有遜事也蓋欲康叔於刑罰之用雖曰盡遜於義而不可有自伐之志必曰未

順於義而益永其順於義也則殺之始雖曰已有其序而不可有自矜之一心必曰未有次序而益求以盡其序也苟用一刑一罰偶順於義有其序而自謂我之事盡順於義則矜喜之心生而不復盡心故罰有不謹矣今日之遜事安知明日不留於不遜事今日之超時安知來日不至於無叙乎為康叔者可不知所慎哉吁用法不本於古與夫泥古而自用固不足以當治然或刑殺當罪而自足之心乘之亦非謹罰之道安得保其無失哉此武王告康叔謹罰而敷陳是法與事一則曰罰蔽殷彛勉其學古也二則曰其義刑義殺勉其超時也三則曰勿庸以次汝封戒其徇已四則曰惟曰未有遜事戒其矜喜也罰蔽殷彛用其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是用罰時事也乃汝盡遜
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是用罰後事也用罰之時固
在於曲盡其道用罰之後尤貴乎自盡其心與臬事
即上章外事時臬也罰蔽殷彛即殷罰有倫之謂也
曰刑曰殺即上文刑人殺人之謂也不言剝削者政
之小者也下文曰速由茲義率殺即此義刑義殺也
大抵此章汝陳時臬事是申言上文外事時臬也罰
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是兩勉其當也勿庸以次汝
封至惟曰未有遜事是兩戒不可為也按臬與事一
說刑殺剝削者法寇攘殺宄不孝不交之類也未可
取此曰臬事即承上章外事時臬而申言之上章外
事蔡傳以為未詳陳氏以為有司之事呂氏以為衛
國之事豈可就民不孝不交上說意者臬是刑殺之
法事是所用刑殺之事下文惟曰未有遜事是也順
事即刑殺順義之事也蓋陳時法以為彛彛之臬用
是法以刑殺人謂之事歟

按武王告康叔明德亦曰殷先哲王此言謹罰上章
曰師茲殷罰有倫此又曰罰蔽殷彛蓋酌古準今之
意也

已汝惟小子永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之言因下文欲用罰之事故有
此以發其良心也已若語辭而不能已也蓋承上章
而言上章言用罰不可有矜喜之心此則承言爾年
雖小而心獨善用罰必無矜喜之心也爾心之善固

朕知之然我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惟爾知之我知爾心之善則不可不告之以用罰之事爾知朕心朕德則不可不謹於用罰也善心者其用罰之本乎苟無善心則作於其心害於其政刑罰有不中矣此武王欲康叔之用罰故必先發其良心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愆不畏死同弗愆此章是武王肇用刑之當罪者告康叔亦謹罰之道也夫民之寇賊姦宄殺人顛越人財奪而不畏者人無不憎惡之當加之以刑不可宥也用刑而加是人是用刑當其罪也而又合乎人之心也用刑之道一則欲當乎人之罪一則欲合乎人之心不當其罪則濫及無辜非謹罰之道也不合乎人心則徇一己之私

亦無謹罰之道也大抵此章曰自得罪可見彼有可罰之道而無與於己曰罔弗愆可見合乎人心之同而無出於一己之私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是武王告康叔謹罰蓋嚴之民亦謹罰之道夫民之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所作之罰以刑之是嚴乎民使不爲惡也嚴民獨言父子兄弟者蓋以人倫之大敗常亂俗之甚者言之舉重以見輕也大抵此章

言元惡大憝一句承上文之意也矧惟不孝不友是
總言民之罪也子弗祗服厥父事至民彛大泯亂是
歷言民之罪也曰由文王作罰可見其宜時非嚴刑
峻法也曰速由以見懲戒之不可緩曰無赦以見刑
之不可宥也

按上章曰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此曰由文王作
罰由速由茲義者蓋上章欲其敷陳是法與事爲之
準限是泛言用刑之道故兼言罰蔽殷彛雖曰罰蔽
殷彛然必取其宜於時而後用之雖爲常法苟不宜
於時亦不可用宜於時則與文王之罰相合亦合於
義也此章是告囚人所犯以用罰故但以文王茲義
者言之文王茲義是宜於時者然則殷彛不外乎文

王茲義文王茲義又即其義刑義殺也不可疑以殷
彛文王有不同也按此章嚴之民曰速由文王作罰
下章嚴之臣曰速由茲義蓋文王周家法度之所由
起又克慎罰故治民不孝不友者必由文王之作罰
下章治臣之不忠茲義君臣以義合也臣之不忠是
無義也故以義斷之曰速由茲義曰文王曰茲義雖
不同而宜於時者則一文王之罰不外茲義茲義即
宜於時也王氏曰茲義即文王之義刑也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指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瘼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平殺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用罰蓋嚴之臣亦謹罰之道也

外者對王朝而言王朝爲內外字當貫正人小臣言
下文又曰外正於此互文見義也庶子猶衆子也古
者諸侯適子繼世爲諸侯衆子不得繼世爲諸侯此
曰訓人蓋亦任之而以訓人爲職也下文厥家人即
此也正人猶正官也侯國內而卿大夫士也小臣曰
諸節者符節所以示信也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
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節以爲信蓋小
臣是侯國將命之使者厥君是在上者也

蔡傳謂指庶子之此無訓則厥君是指武王也夫
臣之不忘也一曰上之私而別布教條遠道干譽弗念
其君弗念也一曰以疾君上而長惡於下者汝則速由
此合其之刑以殺之使之不敢爲惡而盡忠也夫抵

此章不率大夏一句是承上章矧惟外庶子訓人至
小臣諸節是歷舉大小之臣也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至時乃引惡是歷言諸臣之罪也汝乃速由茲義率
殺是告以用罰之道也

一說庶子是侯國內子爵之官未可取夫正人蓋侯
國內卿大夫士也謂之庶子雖非小臣諸節者之比
亦必卑於正人不應言任庶子於正人之先以下文
言小臣外正不言庶子而曰厥家人家人即此庶子
庶子是家人也若謂庶子非家人則下文言小臣外
正何不言庶子若謂侯國子爵之官則治國之事亦
何以見其不能齊其國也一說以別播敷造民大譽
點訓人言弗念弗庸貼正人小臣言此說固好然不

若但總直言之不必體貼
傳云背上立私

一說以弗念瘵厥君為背上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庸
為立私未可取背上立私但總言不可體貼分說蓋

背上必立私弗念弗庸即瘵厥君之實也

傳云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又孰知
不交不孝之不可干哉

按父子兄弟之無其親與不孝是言上一節君臣上
下之無其義是言此一節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霍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又

此章是武王言之康叔戒其持刑而用治也亦惟者

承上章而言康叔為孟侯諸侯之長大小臣之所視

效也夫在外大小之臣皆上立私之不忠者亦惟在

爾為一國之君為諸侯之長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

臣且作威霍大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使之

視效不致然也夫臣弗念弗庸蓋視效乎康叔之大

放王命也違道干譽長惡於下蓋視效乎康叔之惟

威惟霍非德用治也此非是康叔已如此也蓋預探

其事以戒之也康叔一身為大小臣之視效其所係

如此可不知所戒哉惟威惟霍非德用治則罰又不

謹矣故告之以謹罰必以惟威惟霍非德用又言之

家人即上文庶子也小臣諸節者即上文惟厥正人

也夫抵此章欲康叔以德用治而為小大臣之視效

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章是武王嚴之康叔勉其守常法以裕民也敬守
常法則能謹罰也國之常法謂周家當代可常行之
法也此章是言謹罰之終常法則專就刑罰之法言
之非是泛言周家之禮樂法度也當代之法皆文武
周公之所講昼至精至備宜於時而可常行康叔固
不能惟威惟靈以非德用又可不敬守國之常法乎
故武王又告之曰今汝亦毋得不能敬守國之常法
也凡憲者法律之有倫者則率之由之而不可違
也凡憲之有叙者則遵之守之而不可失然

法亦不可徒法而已當由此而求裕民之道謂之裕
者不可恃法以為治必當寬以待之而不可迫之以
大急欲求夫裕民之道舍文王之敬忌何以哉必也
心文王之心法文王之敬忌而後可也苟徒求其
而不求其心亦索然委靡徒為陳迹也文王之敬
其罔敢知其庶幾而視民如傷者可見矣文王之
觀其不務於惡而威所當威者可知矣能法文王之
敬則有所不忽於聽訟之際未得其精則盡心
而無有一毫之忽慢也苟有不敬則倚勢作威而
罰失中有一非裕民之道也然法文王之忌則有
不敢於用刑之情雖得其情則哀矜惻恤而無有一
毫之忽也苟若不忘則倚法以割而恣酷過中者有

之亦非裕民之道也故裕民之本乎敬猶禮典所謂
欽哉也忌猶舜典所謂惟恤也康叔法文王之敬忌
故可以裕民矣然裕民豈徒法之而已尤當期夫治
效之所至必曰今我裕民必有及於文王也夫文王
之裕民也觀其丕平富而不務於惡康功曰功而咸
和萬邦無非由敬忌之所致也今法康叔之治殷民
也固不能以過之可不有以及之乎請之有及深
思文王之難及而惟恐有不及也則自勉而無有
不及矣然而安民者固為侯甸之事固武王之所深
望也况殷民之安否天命去留之所係今康叔守常
法而求裕其民者既如彼而能期裕其民及於文王
者又如此夫民安則天命亦安天命安則武王之心

安得不悅懌以為慰哉吁康叔惟文王之敬忌則上
以有繼前王之心也予一人以懌則下有以慰時王
之心也武王言謹罰而以裕民言之者裕民則見其
謹罰也苟刑罰不謹則民無所措所足而欲裕民者
未之有也告康叔謹罰既曰敬典又曰敬忌則慎罰
不惟在於遵前王之法而又在於求前王之心歟大
抵此章汝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是欲其盡侯甸以
守法而求有以安乎民也惟文王之敬忌以下是欲
其法前王以安民則可無愧於其君矣
或曰此克敬典與君陳之克敬典何如曰此章是言
謹罰此典字當專就刑罰之常法言之非是後言周
家禮樂法度也君陳之克敬典是專就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常法言之亦非徒言禮樂法度也與此自不同下文勿替敬典又無明德慎罰之常法言之亦與此異

按武王告康叔明德欲其極遠文王敷求殷先哲王聞由古先哲王至此言慎罰一則曰速由文王作罰一則曰惟文王之敬忌是獨以文王言之而不及殷先哲王古先哲王蓋文王康叔之父屢言是即其耳目之所達也速由文王作罰是用其法也惟文王之敬忌是用其心也

按此以上數章意皆相承民之不孝不友臣之不忠則曰由文王作罰速由茲義率殺是告之常法也惟或惟誓非德用乂是承上二截戒其不守常法也至此又承上章勉其守常法也蓋謂爾雖由文王作罰由茲義率殺之常法尤當師法文王敬忌之心也

按武王稱文王克明德則詳言之曰不敢侮鰥寡庸祗祗言慎罰則但曰威威至於康叔明德則止於三章言慎罰則至於十有二節何詳畧之不一也蓋武王稱文王於明德言之詳於慎罰言之畧以見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至於告康叔之明德則止於三章蓋明德之功不過法乎人反諸已作新民也若謹罰而有十二節者蓋民之所犯日變無窮刑罰苟有不中則罰有不謹矣必詳言之武王謹罰亦可見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章又武王之自嚴畏蓋欲康叔以德用罰也上章欲康叔謹罰法文王敬忌以裕民至此又謂裕民不徒謹罰而已又當以德用罰也德者化民之本刑者補治之具苟徒齊之以刑而不導之以德則民雖不敢為惡而亦未至於善也故武王又欲康叔以德用罰也躬行仁義之德以導之而民有不從者然後刑之是以德行罰也武王言我明思夫民當導以吉康之吉者善也天民之生同得降衷之理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陷溺其心而本然之善有時而昏為人上者當躬仁義禮智之德孝弟忠信之行以發善心善性以至於善也康者安也夫民之情莫不欲安賦

歛之厚刑罰之重無所措手足而不以安其生也為人上者當視民如傷為政以德躋於仁壽之域而不陷於危亡也夫民固當導之以吉康然欲導之可不法殷先哲王之德乎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觀夫成湯布昭聖武而兆民允懷高宗不敢荒寧而嘉靖殷邦則殷先哲王之迪吉康者可知矣故我亦思夫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不徒法其德以安夫民又欲與之為等匹也上文告康叔明德曰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謹罰曰罰蔽殷彝此自嚴畏又曰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商之先王自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害民不暇遑王之德及天下粗定民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矣是殷先

哲王之德是殷民之素慕而服從者也故武王屢言之武王又謂夫民迪之不從而後齊之以刑况今民無導之以吉康而不從而後齊之以刑况今民而欲刑罰治之乎苟不有德以導之而徒恃法律之詳明是徒法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亦不能正人之不正是為無正刑罰矣蓋刑罰固貴於能謹而尤貴於德行之此雖武王之自嚴畏其實欲康叔知所嚴畏而以德用罰也大抵此章與惟民迪吉康是武王欲導民於至善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其武王欲自以匹休於前代也矧今民罔迪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是申言不可不導民於吉康也

按武王告康叔明德曰祗適文考曰敷求殷先哲王聞由古先哲王自此自嚴畏獨曰殷先哲王蓋自明德之功論之康叔當傳求於不一之善故曰文考曰殷先哲王曰古先哲王也自以德用罰言之殷先哲王之德殷民之所素慕而服從者故武王之自嚴畏但曰殷先哲王

傳云詩曰世德作求

按詩大雅二章曰世德作求傳云言武王繼先王之德世者繼也引此詩是證訓求為等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以德行罰也蓋謂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以造周業命我繼有天下不可不監視

其明德慎罰也况爾今在東土可不以德行罰乎故
我告汝以明德之說今爾于行罰之際用德以哀矜
之而無慘刻之心則罰必不至於濫矣告汝德之說
即總上文而言以見上文所言皆欲汝以德行罰也
如曰克明德紹聞衣德言曰德裕乃身曰非德用又
曰殷先哲王德皆是告康叔以德之說也不曰刑而
曰罰者蓋舉輕而言罰既不可不用德况刑之重者
乎大抵此章曰予惟不可不監是武王自言法先王
之辭告汝德之說以下是告康叔以德行罰之意也
按此章蔡傳合下通為一章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其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爾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章是武王自嚴民以勵康叔之言也武王上文既
言康叔以德行罰此又言民不靜迪屢未同者蓋謂
衛國之民染紂之惡深今尚不安静未能止其狼戾
之心蓋可以德化之亦可以刑服之今雖屢用德導
迪之猶未能使之上同乎治况行罰之際而不用德
乎然殷之不靜迪屢未同非民之不服周也明思是
天其罰殛我不用德以化之今我其敢怨乎天也况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今惟民不靜迪屢未同雖為有
罪我何敢以為民之罪乎然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
多皆在我不能以德化之故無至治之馨香宜乎天
極罪我况曰今自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乎天安得
不罰殛我乎我何敢怨之乎大抵此章今惟民不靜

至我其不怨是武王自言不能盡安民之道而得於天也惟厥罪無在太以下是武王自言不敢不安民之心而有愧於天也

按此章雖爲武王自責之言實所激勵康叔也

按此章會選存前傳於前後引陳氏之說與蔡傳不合特備一說耳當從蔡傳

王曰嗚呼對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致瑕疢

此章是武王告康叔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曰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是欲其不用罰也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是欲其用德也夫德者出治之本刑者治之法始而治

民固貴於德刑而並用終而治民則貴於用德不用罰也故武王上章告康叔明德也慎罰也以德用罰也皆以爲未盡安民之道至此又欲純用德教而不用罰也敬者德之本閑邪之具故武王欲告康叔不用罰而先曰敬哉苟有不敬則放逸昏昧烏知作怨之所當戒哉夫刑罰者大而殺戮小而剗剔非民之所欲也民之受刑而厥心遠怨者有之厥口咀咒者有之是刑罰皆可怨之事而不可作怨猶秦誓言爾紂作威殺結怨于民是已夫刑凶器也輔教之所不及苟心術之際左右之臣惟刑罰是謀則國無善政是謂非善之謀也刑罰特輔治而已始雖不可廢終可措而弗用非常行之道是謂非常之法也非善之

謀非常之法其可用乎故曰無用非謀非彛當專就
刑罰言之曰無曰勿皆戒之辭皆欲其不可用罰也
不作可怨之事不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固可謂不
用罰矣然欲明德則當斷之以是誠于以大法古人
之敏德也苟心有不誠於用德則勉強矯偽惡知敏
德之所當務哉則必不能大法之敏德也惟誠於用
德然後能大法古人之敏德故武王欲言夫古人之
敏德必先言蔽時忱也古人之勉德堯之克明舜德
舜之允迪厥德禹之方懋厥德湯之懋敬厥德皆是
也然法古人之敏德豈徒然哉用以安汝之心使動
靜云爲皆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則
異於古人之安汝止也苟不法古人之敏德則私欲
之念動搖其中而不得其正也必矣用以顧汝之德
而反觀內省日新又新無時豫怠則無異於古人之
顧諟明命也苟不法古人之敏德則無所取法或作
或輟而不加日新之功者多矣用以遠汝之謀言必
思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而不遠淺近之謀也苟不
法古人之敏德則不知思永之當慎永圖之懷也用
以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則優游浸漬以漸入天
性之真自然呈露苟不法古人之敏德而惟刑罰之
用待之大急而無措手足不得以自安矣又豈知御
衆以寬之道克寬克仁之德或謂之用者以見敏德
之用大不可不丕則也用字當貫顧乃德遠乃猷裕
乃以民寧言之此欲其用德也康叔果能不作可怨

之事勿用非謀非彛斷以是誠不則敏德至裕乃以
民寧則是誠於不用罰而用德動無過舉而侯戩盡
矣我則不以汝瑕疵而棄絕於汝使汝得以享國長
久也瑕玉玷也瑕疵猶云有過也康叔有過於身猶
至之有玷也敬哉者不用罰而敏德之機也故武王
告康叔不用罰而先曰敬哉欲康用德而先曰時忱
曰敬曰忱所以立本也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脩已
之事也裕乃以民寧安民之事也脩已者安民之本
故先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後言裕乃以民寧也大
抵此章敬哉至非彛是欲其存心以誠而勉其所當
爲也

一說非謀非彛是作怨之事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
猷是敏德之事未可取作怨曰無非謀非彛曰勿是
其言以戒之非謂非謀非彛即作怨之事也康乃心
曰用是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皆謹德之用非敏德
之事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以民

一不武王以天命不常告康叔蓋欲康叔知所戒

一任大命也武王上章言文王明德慎罰終曰聞于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是文王能明德謹罰而得天命

矣此上數章既言康叔明德謹罰也以德行罰不用

罰而用德也至此又以天命不常言之蓋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安可保常哉康叔能謹罰以德行罰不

用罰而用德是謂善矣固可得夫天命而享侯國之
祿位苟不能明德謹罰以德行罰不用德不用罰是
謂不善必失天命而不得享侯國之祿位也天命既
不常爾可不深念之哉能念夫天命之不常則必不
敢爲惡而可保其常輔也汝苟不能念夫天命之下
常而不善則非性天不常輔我必棄絕於汝奪其祿
位殄絕汝所享之國也故曰無我殄享以戒之無我
殄享猶云無使我殄絕汝之所享之國曰惟命不于
常又曰無我殄享以見我之予奪惟視天命耳天命
之常不常又在爾之善不善也我與上文所言用保
乂民用康保民乃其乂民作新民乃由裕民迪吉康
用康乂民裕乃以民安無非欲汝以安民爲事也今

爾當推爾侯國所受之誥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
以安治爾民也苟不能明其所服之誥命卑忽我言
則汝不能明德謹罰以德用罰不用罰而用德何以
安治爾民哉始曰惟命不于常終曰用康乂民乂民
者保天命之本亦享國之本也爾以明乃服命高其
聽用以安治其民則善矣而天命雖不常亦將反而
爲常矣而我亦不殄享之也故以惟命不于常之無
我殄享戒之又曰明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以勉
之此章是欲康叔以享國也猶文王之聞于上帝帝
休是也下章是欲康叔以啟民享國也猶文王顯民
至於怙冒行叙也蔡傳云終以天命啟民結之是也
大抵此章王曰至惟命不于常是泛言天命之無常

以見祿位之難保也汝念哉以下是告其盡職以安
民則可保八命以有常也

王若曰往哉封魯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章是武王勅往就國之辭蓋以殷民告康叔也夫
殷民被紂之惡深彼同之化淺驕淫矜誇至難化也
反側動搖未易安也今爾康叔即往衛國勿替其所
敬之常法聽我命汝之言而明德謹罰以治之以德
用罰不用罰而用德以安之可也民心安而侯戚亦
安是乃能以殷民世享其國也苟不敬守常法不聽
我所命之言不明德謹罰不以德行罰不用德而用
罰則不能安治其民也民心危則侯戚亦危是乃不
能以殷民世享其國也故武王勅往就國以殷民世

享勉之大抵武王首言明德慎罰以為準的下章屢
言明德慎罰之功以使用罰不用罰而用德無以為
殷民發也

按此章敬典與上章敬典不同上言謹罰是專就刑
罰輕重得宜可謂為常法言之此勅往就國是兼言
明德謹罰以德用罰不用罰而用德言之
傳云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殄享猶云不得為衛國侯而絕其祿位也世享猶云
世世為衛侯而享其祿位也一則言殄享以戒之一
則言世享以勉之是對言之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